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三十二之五

0163669

na.11



163669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二

夏四月甲子朔吏曹啓今因火災職牒燒亡者許納告狀移文漢城府覈實仍考曹藏批教臺貼文案成給以憑後考從之○乙丑兩使登木覓山使力士角力○右代言金孟誠問安于兩使彥曰兄仲良弟仁兩姪金琦叔黃補敬等切欲帶歸覲親第恐有官人不敢請焉孟誠以啓上命仲良等乘驛隨行○傳旨兵曹今使臣帶來大平簫令軍器監依樣造作使人傳習○丁卯白彥覲親于水原府鳳餞于漢江 上命接伴使贊成權軫察贊崔潤德左代言趙從生等往餞之彥曰詣闕辭行禮則然矣第恐 殿下動勞且往返不遠故闕禮而行幸達此意於殿下○遣內官李貴饋別膳於尹鳳○兵曹據全羅道水軍處置使馳報啓道內金堤郡人李山等七名乘坐小船漁于萬頃縣境海中陽草忽逢倭賊棄船浮游脫來又萬頃縣人金知宋敏等九人亦乘船漁于狷島猝遇賊船四人被殺五人逃還其黔毛浦千戶趙公永群山副萬戶趙磨等烽火海望不能檢舉賊來不即追捕使掌內之人反見殺害知金堤郡事閔犀角萬頃縣令金滋境內人民作宗下海已有成規不能考察以致被害請移文推劾從之○司憲府啓趙末生受贈銀瓶

匹段於富人補充軍徐括并其子文殊文命除授官職然犯在赦前姑
置勿論其徐括三父子職牒收取還屬補充軍從之○戊辰視事輪對
御經筵○禱雨于北郊○傳旨戶曹今年節氣太早農事尤不可緩也
京畿忠清黃海平安江原五道義倉所儲雜穀種子不敷令其道監司
將國庫所在除啓聞及時酌量分給播種○開城留守金自知啓本司
學堂仍前朝國學先聖十哲肖像森嚴廟貌巍巍非他郡縣學舍之比
然僻在一隅生徒雖有篤學之志朝夕就食於家往來豈不爲難願加
屬土田城中五部生徒五十人爲定額依京中五部學堂例每日一時
供給勸學命下戶曹議議啓參考平壤府文宣王祭田六結儒學院位
田一百五十結今依此例給文宣王祭田六結學堂位田仍前屬一百
結加給五十結從之○漢城府啓今詳都城道路之制永樂十三年八
月初七日受教都城道路依周禮冬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天子
經涂九軌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野涂三軌之法大涂可容七軌今
都城內中小路請依野涂三軌之法中路容二軌小路容一軌其兩傍
水溝勿令并計上曰此事爲大破撤人家改出道路之時不無容私
之弊漢城府與戶曹工曹堂上一同計量以開道路○兵曹據慶尚道

左道水軍處置使牒與議政府六曹同議啓於鹽浦置都萬戶以西生
浦兵船十艘內除出三艘移泊於鹽浦庶爲便益從之○刑曹啓奴婢
累年相訟者文案猥多各年受敎且繁須纖悉相考乃分是非今因刑
獄煩劇奴婢決訟未得專精乞自今曹郎廳六員內都官司正郎佐郎
除刑決奴婢正誤決專掌分揀從之○上曰枉輶之作將以用之也今
我國人載物輸運不如中國之興用將使國人興用必自各司始其用枉
輶之術商確以聞○己巳御經筵 上謂叅贊官鄭存中曰水旱之
災自古有之然近年天氣不順尤甚前冬恒燠今於農月雨澤愆期未
知所由予甚懼之存中對曰今方薺麥秀實又正播種之時若是不雨
則飢饉將至矣上遂命除諸處祭享朝廷使臣及隣國客人支持外自
今四月十五日禁中外用酒又欲停各道進膳存中請曰今有朝廷使
臣且內膳不充不可不進○司諫院右正言元冕以母病辭職命還給
辭狀仍曰今後臺諫以親病呈辭者還給辭狀以爲恒式○御便殿擇
處女○庚午御經筵○慶州府尹吳湜卒致賻○傳旨戶曹自今外方
選來處女留京糧料益醬魚物依前例給之○傳旨京畿忠清黃海平
安等道監司今年節候早而農月不雨恐有無知人民待雨播種或致

失時其令各官催種○禮曹啓今當夏月雨澤愆期請令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私奴朴莫同樂工崔大平百姓金宥等結黨以鐵鐵作片故遺路中令行路人得之追而給曰價重銀片偶失路間若有得之者當輸以直得者出示則佯喜曰是吾所失然無物可酬彷徨若有悶悶之狀其儻若爲行路者從傍言曰汝之重寶既不自有失之於路人乃得之非汝之寶也乃人之寶也雖受半半價而與之可也得者信之以所持衣服雜物盡與而換之如是者屢矣事覺下義禁府推之皆服辜按律爲首朴莫同決杖一百身充水軍家產沒官爲從崔大平金宥決杖有差○辛未知申事郭存中問安于尹鳳鳳請追贈三代存中以啓命下吏曹議之尋贈鳳父信嘉靖大夫慶昌府尹祖丹通政大夫工曹參議曾祖公載通訓大夫判司宰監事○御經筵○咸昌縣監黃永辭 上引見曰慶尚道與全羅道往年未穀稍豐稔非他道之艱食比也然今年氣候早暵予甚悶焉往裁乃邑體予至意輕徭薄賦撫民如子○壬申視事輪對御經筵○遣提制李澄石饋內醞于白彦○尹鳳遊截義寺而還○上田旱乾之灾自古有之然自去冬至今年春氣候不調當雪不雪當雨不雨九所施爲勉而思

之然豈無事之未及思之者歟予欲輕徭薄賦以厚民生爾戶曹勿謂國用不足可蠲貢物磨勘以聞○吏曹判書黃喜叅贊許稠刑曹叅判鄭招等各陳京外可除之事乃啓俗尚浮華之弊知司諫高若海啓曰咸吉道州縣十五其三邑專在禦侮其十二邑採金以貢夫金事大之物不可除也其可除之貢亦蠲減以裕民生又啓曰臣有所抱欲達宸聰久矣但畏天威未敢言之今上咨訪朝臣臣請言之歲在庚子五月太宗將欲講武大司憲洪汝方等以旱且農時請停之由是得罪然其時同貶者皆見任用而汝方則迨今未蒙赦宥臣當時居廬故未悉其得罪之由若於隱微中有不忠之事則明顯其罪置諸遠方可也今汝方近在長湍則臣愚以爲罪非不忠而未蒙恩宥則不無傷和之理請依他例還其職牒而任用之上曰然昔太宗曰汝方還屬忠義衛可也予亦不忘焉即命京外從便還給職牒若海又啓曰家禮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而今十歲處女亦皆推選皇帝雖求十歲處女在我本朝當選十四歲以上者以獻何如無知年幼之女至於遠父母兄弟則必召怨傷和矣上曰以兩國相婚言之則如家禮所言可也此皇帝爲其使於眼前而求之求之如此而不從其命無乃不可

乎其言遠父母兄弟必召怨傷和則予甚嘉之○開城留後司齊陵厚
陵虫食松葉穀司及京畿黃海道丁夫捕拾○壽康宮宦者林長守詠
傳 王旨令明嬪宮侍女鬻微出外罪應斬命減一等○司憲府啓歲
在丙申覺林寺住持義游以白銀贈遺其時知申事趙末生請義游收
微牒拿來推勿從之○癸酉停誕辰賀禮各道進賀箋方物○尹鳳爲
慶辰進履帶角弓詣闕陳賀上於慶會樓設宴 上曰昔年進處女元
閔生欽奉 聖旨來故別差陪臣賫進奏本今者尊使親傳密旨其奏
本尊使賫進歟別差陪臣賫進歟且如此事欽差回還時賫奏本以進
亦有前例如之何而可也鳳曰予當回進奏本仍曰選來做茶飯婢子
有旨并修奏本以進 上曰予已選二十餘人矣孝寧大君補敬寧君
排恭軍君稠慎宜君仁順平君群生誼成君宏清平府院君李伯剛雲
城君朴從愚接伴使贊成權軫以次行酒申時罷宴鳳還館命左代言
趙從生隨行○前大司憲洪汝方來自長湍謝恩○甲戌親傳祈雨祭
香祝○御勤政殿策會試入格生南秀文等其策問曰王若曰蓋聞堯
舜之智必先急務孟子之格言也言治而不先急務皆苟而已今我國
家 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惟我 太宗恭定大王神功

聖德卓冠前古事大以禮而帝嘉至誠交隣有道而倭邦賓服朝野昇
平民安物阜蓋將四十年于茲矣予承丕緒夙夜祇懼不敢違寧期
至長治久安之道獨此咸吉慶源之事有可議者焉或謂公險以南國
之舊封宜置軍民以守疆域或謂慶源郡三面受敵而人民鮮少艱於
禦侮顧其土地狹隘民不眾居宜罷慶源之守移於鏡城或謂慶源置
兵太宗成憲不可更改是三說者果孰得而孰失歟閣延江界等地
隣於野人之境往來索糧殆無虛月將欲隨索隨與官無所儲無以應
其溪壑之慾彼若不遂所欲必生怨恨以構邊境之釁何以使之畏威
懷惠而邊民按堵歟此皆今日之急務寡人之所欲聞也子大夫通經
史識治體其於當世之務講之孰矣其各悉心以對其他時政之時失
民生之休戚亦各陳之無隱以副予求言之意以領議政李穰大提學
卞季良爲讀卷官知申事郭存中副提學金尚直爲對讀官幸慕館
樓試武科會試入格具仁寬等騎步射與擊毬還宮○乙亥禱雨于社
稷○右司諫朴安臣等上疏曰竊謂大災由人近年以來水旱之災無
歲無之今當農月旱乾尤甚誠爲可慮臣等職在言責敢以一二條件
謹錄于後伏望 聖裁一講武之舉務在訓練不係獲禽之多少今春

秋講武每於遐方弊及生民願自今郊關之內置場講武以倣古制以
便民生一杜穫先農之祭皆爲民事而立之固爲重祀故古昔帝王祭
先農則躬秉耒耜親行祀事所以爲民而重其事也願自今歲一親祀
以盡如在之誠以重民事一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不重今守令限以六
十箇月久職責成固爲良法然不才者幸於苟祿徒爲諂諛久在其職
瘠民病國猶爲稍才者久滯外寄反生怠心不務其職民不被澤一國
臣民罔不瘵之願從先王之典期以三十箇月責成黜陟以副臣民之
望一江原咸吉道神稅之布其初巫覡要奪民利肆爲誑誕之說誘其
民俗祭太白之神或用尺布以爲神幣而巫覡取用所在守令惡巫覡
之專利遂取其布以資官用監司因之視爲常貢定數科歛國家又從
而收其布定爲歲貢皆用匹布自是厥後監司守令計戶收歛恬不爲
忘所在之民當祭之時又備他布以給巫覡弊固不少是乃他道所無
之弊也夫以庶民淫祀山川用布爲幣固爲非禮國家又收其布以充
國用非惟弊及民生亦有乖於先王惟正之供願自今其用布事神之習
痛行禁理勿收其布以杜橫歛擾民之弊一朝廷使臣迎接之時結彩
儼禮之備一委於成衆愛馬市井工商各司奴婢各里香徒其衣帶屏

篋段匹金銀珠玉雜飾分定督責囚繫鞭撻靡所不爲於是畏令奔走各於有處納稅出用及其毀污倍納其價人甚苦之幸我國家財用有餘而迎命之備一委於民似爲未便願自今上項物件皆用國費令所掌各司依古制作分而典守以備其用以除積弊一不緊工役禁止已有著令然外方守令不顧大體務釣名譽或因官舍傾圮或因倉庫營造構辭申請督興工役以傷民力者比比有之畜積苟多則露積亦可願限以大稔民樂赴功外方土木之役一皆停禁以厚民生一補充軍率皆居外農民雖當農月舍其耒耜贏糧赴京困於服役實爲未便願自今二月以後九月以前放歸田里以給其生一受田人負雖號居京出外勸農以資其生者皆是率多無用不緊於宿衛願自今當農月勿使宿衛以厚其生一或吉道安邊和州端川三邑各率屬郡歲採金二百兩勞民失時弊不勝言願以歲貢進獻之數量宜採用減其餘數以厚其生一公桑蠶室雖爲古制然國家於外方各道置蠶室驅農民採民桑以供其事民生之弊豈曰無之願自今止於國中及留後司兩處置蠶室教民蠶桑餘皆停罷以便民生一功臣子孫雖有罪犯輒皆赦宥是固報功之大典然其狂惑之輩不願上恩依勢作威恣行不道或侵

寡弱或怠職事以干邦憲者比比有之願自今其子孫有犯公事失錯外罪干怙終者舉法科罪以懲狂暴一自我太祖開國以後聖聖相承立法創制靡所不周載在元續之典而未悉舉行近來有司各以管見爭立新法以駭觀聽以擾民生誠爲未便願自今毋立新法一遵元續之典以養國脉上覽疏曰社稷先農親祀之禮已定其儀但臨祭之時予適有故使之攝行爾咸吉道採金亦定其數今并言之其未之知耳至於神稅之布予亦聞其有弊而未敢革其神稅布及蠶室之事政府諸曹同議以聞又曰守令六期之法皆惡之洞見其弊而惡之歟予則未知其意夫六期之法先賢所議而中國亦行之若以久於其職瘠民病國反生怠心則豈徒守令而已在常人亦皆然矣如此則何人可任何事可成歟若罷六期而行三載之法則其守令果皆循吏歟雖行三代之法皆一般人而無賢智者則與其數適迎送之有弊寧久於其職無乃可乎夫所以建六期之法者因京外數適而紀綱陵夷之故也其曰一遵祖宗之成憲則可矣然未驗六期之弊而尋即請罷固不可也朴安臣啓曰久在其職則務爲辦集而剝民生者有之矣幸於苟祿求媚監司者有之矣受制於猾吏而因仍苟且以至犯法者有之

矣若限以三年責成黜陟則人各勉修其職無犯法之人矣且祖宗
成憲不可改也 上曰雖限以三年如或不才亦豈無苟祿諂諛因仍
苟且而反生怠惰之人乎○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尹鳳○行貞昭公
主禫祭其祭文曰脩短之數自昔難逃父子之情無時或替蓋慈愛眷
憐之心本乎天性豈以存亡而有異也嗟汝之逝歲在甲辰星霜屢換
感念彌增今忽禫晨之臨倍切予懷之愴追惟婉孌永隔幽明爰命中
官叙事致奠於戲制雖有限而情則無窮魂其不昧庶幾來歆○搃制
黃祿妻李氏家婢夫金括詐稱爲中朝人欲要入歸潛與頭自言之以
達使臣刑曹按律以謀叛而未行絞命待使臣回還行刑○丙子親傳
齊陵望祭香祝○右議政致仕柳觀其子季聞爲忠清道觀察使觀以
嫌名啓請改名寬○以柳暉爲慶昌府尹柳思訥仁壽府尹鄭甲孫司
憲持平文科第一人皇甫良廣興倉副使第二人趙篆司宰直長第三
人揚繼元軍器直長文科第一人李宗蕃司僕直長第二人鄭有臨司
正第三人鄭孝元副司直又除尹鳳族親八人○巳時御勤政殿放榜賜
花賜酒于皇甫良等三十四人李宗蕃等二十八人賜蓋于文武科一
等○遣內官李貴饋別膳於尹鳳○賜被擄逃來漢人王貴等男婦共

十七名衣服笠帶鞋襪差司譯院判官辛伯溫解送遼東○刑曹參判鄭招啓曰本曹雜訟煩劇不能專心斷獄以致冤抑其刑決外凡于推闡之事令漢城府聽理申商亦極陳其弊執義鄭淵曰刑決宜當定限凡干奴婢事移送主掌都官刑獄之事令本曹專心聽斷上曰予亦聞刑曹煩劇京外刑獄不能聽斷之弊宜與政府諸曹同議施行○御經筵上謂檢討官僕循曰予觀中國所製詔勅不如古人之作在我朝製述教書亦不如古本朝但務於表章而不致意於教勅故凡教書祭文立意措辭如出一口豈作文之體也其抄出漢唐以後詔勅成集以備觀覽以為矜式○大提學卞季良以上憂旱不進酒詣闕請進曰酒所以闢邪氣通血脉實是良藥若夙夜憂懼整不進酒不無損氣伏望須進酒以養氣脉從之○傳旨刑曹去二月十六日鍾樓赦火一等奉常寺奴欣長架閣庫奴則金已身除役軍器監令史崔勳等三十四人賜以縣布○丁丑親傳望祭香祝○視事輪對○命上護軍李秦率童子六十名蜥蜴祈雨于昌德宮○尹鳳出遊露梁遣知申事郭存中摠制元閔生設宴於江上○戊寅月食○視事御經筵○命功臣及嬙長僉摠制以上六衙日朝啓參進○還給李希文職牒○上憂

旱徵酒○司憲府啓金智爲巡威梁萬戶時常貢燒木不令當領船軍措辦上納徵歛燒木價米六十三石使趙末生婢夫夫心私舩載送優給價米三十石按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從之○前教導李君舉會試初場經義改書本草欲授易書人入門隙事覺憲府劾請不應爲答四十上曰此欲爲不錯書而爲之其情可怒然場屋之事不可不謹嚴固宜痛懲以戒後來答四十無乃輕乎乃坐杖八十○黃海道黃州鄉校近山橡木葉甘露降疑監司李明德採而獻之上謂代言許誠曰允祥瑞之應或當應而應之或不當應而應之其應無常觀歷代昏亂之世或有甘露降靈芝出此不當應而應之者也在我太宗之世甘露亦降當此之時民物安阜其應然矣今也徑冬不雪至于今春變故荐臻雨澤不降此非祥瑞可應之時也而甘露降焉若非可應而應之則古人以變論之者有矣然此非爲我國乃爲中國也昔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我朝比越裳則與中國相距甚近敢不稱賀乎爾將此意議于兩議政以啓李稷曰皇帝新即位而甘露適降宜若稱賀但恐中國反以我國爲誇美之也柳廷顯曰吾邦邈在海表別爲一乾坤今此甘露之降豈帝德之所致實我殿下盛德之徵且吾東方雖有如此

之瑞古無趨賀之例若奉表稱賀反以我國爲欺罔矣○己卯議政府
六曹詣闕請賀甘露 上曰天之降祥非其時故予心以爲非祥乃災
變也其勿賀李稷等又啓曰 上憂旱不進酒以 殿下恐懼修省之
心宜矣然酒所以治風冷通氣脉以旱之故而不進則臣等恐 聖體
生病矣 上曰予本不嗜酒雖非禁酒之時不過一二鍾且氣體平康
雖不飲酒何病之有若服藥則盪湯亦可予不聽從稷等更啓曰 殿
下以今日氣體平康不進酒則晨昏風濕之毒中而成疾未可知也服
藥之時進酒一二鍾何不可之有臣等之請非爲 殿下縱酒而忘憂
懼也 上曰卿等以予年前憂勞成疾故發此言也予於其時爲半減
膳故得病今則但不飲酒而已何疾得生且禁人飲酒而予獨飲之可
乎遂不允○忠清道監司柳季聞知清風郡事金自養拜辭 上引見謂
季聞曰憂旱恐懼卿悉知之體予此懷恪修爾職近來旱乾不雨飢
饉荐臻故賑恤窮乏已曾行移然來歲之事未可知也發倉賑濟勿爲
大急量宜施行且勸農桑以厚民生季聞仍啓國農所有弊之故 上
然之曰在邊鎮聚軍人農作之事則可也別立國屯田驅農民以耕耨
不可卿亦知有弊矣聖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予亦知國屯田

之未便也但自太宗之時而爲之故茲不敢輕改耳卿更察之詳陳其弊謂自養曰命汝之言亦不外此當以愛民爲念爲民父母而不愛民誰敢愛爾哉○禮曹啓各年入朝火者親喪其族親不即告官累年後告或有永不告者請自今入朝火者父母物故令族親開具月日隨即告官從之○庚辰視事御經筵輪對○白彥來自水原尹鳳迎于漢江上遣叅贊許稠判書鄭津左代言趙從生等設宴慰之○吏曹啓決訟官淹延未決者令訟者告狀本曹若淹延事跡著現其房掌隨即啓聞罷黜從之○傳旨刑曹京外公處婢子產兒後給暇百日以爲恒式○辛巳小雨○親傳宗廟祈雨祭香祝○邀兩使臣選處女十一人仍設溫斟宴○壬午禱雨于宗廟○視事輪對御經筵○傳旨戶曹進獻狐皮一千領令各道以陳米豆貿易而進○刑曹啓律文籍沒家產者皆爲死罪也本朝欲嚴禁防乃以一時權宜立家產沒官之法未便請將各年受教更議定奪命下政府六曹議議云看詳大明律盜牛馬而殺者杖一百徒三年刺字永樂十八年五月日受教盜牛馬殺者依本律杖一百刺字身充水軍家產沒官大明律錢法條若阻滯不即行使者杖六十洪熙元年二月日受教不用銅錢所犯輕重分揀重

者典刑廣示輕者決杖一百身充水軍家產沒官大明律將馬牛軍需
鐵貨銅錢段匹紬絹絲絲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掩擔馱載
之人減一等物貨船車並入官於內以十分爲率付告人充賞永樂二
十一年十一月日受教興利人及他人奴子冒名入朝人以制書有違
律論罪貿易物色及家產沒官站夫定役布子雜物潛隱越江謀利人
指路越江人所持物色及家產沒官爲首者典刑爲從者減一等知情
使臣爲首人一例施行永樂二十二年正月日教旨日本入歸使臣行
次犯法大小人負並以赴京使臣行次內犯法人負論罪例科罪請上
項各年受教並依律文施行除家產沒官從之乃刑曹叅判鄭招建議
也○司憲府啓南原府使朴熙中以官中布貨貿易氈笠白銀通奸所
部官妓三人受部民及銀木帶鉤按律杖一百身充水軍家產沒官刺
字倍償上曰此人有才而心不正者也會爲書筵官依讓寧求家基
又奉使日本頗有不法事乃命除他事杖一百刺字倍償○黃海道點
馬別監趙順生啓各官分養馬倒損二匹則其守令看養人徵納實馬
一匹兩死馬皮肉收納于官未便自今皮肉給徵馬人從之○癸未輪
對御經筵○兩使出遊于箭申江邊上遣摠制元閔生左代言趙從

生設酌慰之○甲申乍雨雷震兩電○視事輪對徇經筵○禱雨于風
雲雷兩壇三角木覓漢江○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兩使○白彥欲以
廣絹四十匹換麻布濟用監納其絹以麻布四十匹換給彥請加十匹
命與之○吏曹啓兵曹受教新定各道監牧官乃緣新設無官舍且有
供億之弊乞於牧場附近驛丞鹽場官擇六品以上習事者兼差則不
費供億而職事無虧誠爲便益請京畿重林驛忠清道金井驛全羅道
碧沙驛黃海道青丹驛咸吉道龍泉驛丞兼差監牧慶尚道則金海昌
原府鹽場官兼差巡行考察其考績之法一依兵曹受教從之初州府
郡縣各牧場令所在守令監養多致瘦損至是兵曹獻議置諸道監牧
官○吏曹啓前此吏科取才每於四仲月取之無定數成衆官無閑未
得入屬閑遊者多至百餘人且外方生徒勿論農時往來聚會京外相
推苟免軍役乞自今依他雜科例每當子午卯酉年講試家禮律書算
六典取七十人以爲定額隨其成衆官有闕定送從之○吏曹啓司僕
寺事務至煩請復立判官一又置兼注簿一擇三軍司直副司直中才
品可當者兼差日仕本寺其考績之法一依祿官例從之○乙酉御經
筵○以申樞爲左軍同知摠制金孝孫兵曹叅議徐省司憲掌令○判

承文院事閔義生上書曰伏以今當盛農數月不雨 聖上軫慮至于
減膳乃命廷臣靡神不舉然芒種已至雨澤未洽反覆思之罔知所措
謹以管見仰瀆 天聰臣按周制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
夏後申日祭雨師於國城西南各有壇墮隋唐與周同獨開元五載始
以雷師同祭雨師自宋以至元朝皆因而革及至前朝率用此制鄭
玄云風箕星也祭於東北就星位也然則古人於風雷雨師立壇有方
致祭有日豈無其意乎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遣道士徐師吳立壇
於松都南門之外名曰山川壇以風雲雷雨與山川城隍合祭於一壇
乃洪武禮制州縣之事也自是前朝於風雲雷雨山川壇及方位兩處
之祭並行不廢至于國初仍所不革歲辛巳禮官獻議以謂疊祭遂廢
其方位之祭其於古人擇地擇日之意恐未滿也且水旱天之大變人
所難測豈可定爲某事之致然歟然憂旱之至妄以風雲雷雨職司雨
澤祭非其所神不享右況今國內山川之神雖合祭於山川壇其於中
外名山大川亦以春秋遣使致祭獨於風雲雷雨不可復祭於方位乎
伏望 殿下命下禮官詳考古典一依國初 太祖時制更立風雲雷
雨方位之禮不勝幸甚命下禮曹○聚巫祈雨于雲祀壇○命上林園

花草鵝鴿散給自願人○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兩使○降香祝于各道禱雨○全羅道水軍處置使朴實啓倭船一艘於三月二十日扶安縣猶島二十五日萬頃縣陽草侵掠捉魚人臣即令鎮撫前護軍李光敬率兵船追之四月十六日至群山西面擊捕斬首十七級獲兵仗衣服今遣光敬獻首級賜光敬衣二領命兵曹論功行賞遂遣吏曹正郎金宗瑞賜衣一襲宣醞一百六十瓶于朴實仍命宗瑞與處置使等第捕倭功勞以聞○丙戌視事輪對御經筵○聚僧徒祈雨于興天寺○禮曹啓旱氣太甚依古制陰陽壓勝之術祭享外勿令擊鼓人停罷漏只撞金鍾從之○傳旨刑曹京外司獄官吏被囚罪人不加意存恤非命致死者或有之申明洪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刑曹受教及五月初一日教旨考察○罷楊口縣監柳宗職宗女子年十二誣以八歲罪應杖一百家產沒官以功臣之孫只罷其職○丁亥輪對御經筵○罷知安山郡事金理恭定州牧使南宮啓職以濫受金道鍊奴婢也○戊子奉常判官朴堧上書曰臣謹按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陰聲也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日月會於

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陽六同陰也
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祀天神則奏黃鍾歌大呂以合之祭地祇則奏
大簇歌應鍾以合之祀四望則奏姑洗歌南呂以合之祭山川則奏蕤
賓歌函鍾以合之享先妃則奏夷則歌小呂以合之享先祖則奏無射
歌夾鍾以合之陽律奏於堂下陰呂歌於堂上陰陽配合迭相唱和然
後中聲備而和氣應矣漢室近古凡用樂皆用合聲至唐則樂懸制度
至爲詳悉唯祭社下奏大簇上歌黃鍾其時趙慎言請改黃鍾爲應言
用聲也蓋大簇陽也位於寅應鍾陰也位於亥寅亥之所以爲合者斗
柄建亥之月日月會於寅斗柄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左右旋轉交相
配合不得相離焉他月亦然各有其合是知聖人之制取合陰陽而堂
上堂下必用合聲所以備中聲均陰陽而和其神人者也唐之祭社歌
奏俱陽聲非聖人分樂之意矣先儒非之是也我朝祭享之樂皆用雅
歌則正也至於用樂之法則全無著論但樂章三十八首及十二律聲
通例以鑄字印爲十本藏之本寺號曰朝鮮國樂章跋之曰本朝祀神
之樂其聲音高下歌詩次序皆由工人抄寫之訛愈久而愈失非所以
交神明之誠仕于本寺者不得辭其責矣則當時雅樂未就釐正未有

著書斷可知也自今新樂訓習工人取才皆按此本其功不細至於行祭兼用受前規而不全據此今將此本考之本朝雅樂所用之法似皆未甚精當也臣愚妄意開國之初草昧經綸所先致意文物常經而已至於雅樂則開端未意也不然則豈無一書著為雅部以垂不朽乎如有著述樂書則往日奉常何拳拳掇拾於工人抄寫之餘以就未完之樂書乎今據此本條具管見于後竊觀我朝祭享之樂皆以周制為據而行之特未詳悉耳一宗廟之樂本據周制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之文今宗廟之祭堂下奏無射正也然裸鬯奠幣初獻等樂皆屬堂上當歌夾鍾而反以無射徒知無射為祭祖之樂而不知夾鍾為無射之合堂上堂下皆用無射也皆用陽聲也此宗廟之樂未甚精當也一社稷之樂本據周制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之文今社稷之祭堂下奏大簇正也然奠幣獻爵徹籩豆等樂皆屬堂上當歌應鍾而反以大簇徒知大簇為祭社稷之樂而不知應鍾為大簇之合一祭之間純用大簇也純用陽律也此社稷之樂未甚精當也一釋奠之樂周時主於養老大合六代之樂至北齊時以大牢釋奠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宮架用王禮焉律用樂宮則未之詳也今觀中

國大晟樂譜及至正條格皆下奏姑洗上歌南呂樂用樂次第則迎神
黃鍾九變之後盥洗用姑洗升殿用南呂奉俎用姑洗初獻用南呂亞
終獻用姑洗徹籩豆用南呂陰陽合聲迭相爲用正與周禮合聲之制
相符但姑洗南呂本屬四望而用於釋奠豈無所取妄意先聖祠廟世
居魯邦子孫承祀不絕則遠地之祭宜與四望之禮同也本朝釋奠之
樂亦用南呂似矣然無盥洗升殿之樂只有初獻終獻徹籩豆之樂已失
矣而初獻徹籩豆登歌用南呂之律則正也亞終獻則皆奏堂下姑洗
之律宜矣今於亞獻下奏南呂終獻登歌南呂歌奏純南呂而不用其
合且節次不備上下失命甚未安也曾謂孔聖之廟設此無據之樂也
哉此釋奠之樂不見精當也一圓壇藉田先蠶等祭本朝皆用大簇
爲樂然大簇祭地祇之樂故社稷用之今圓壇祈告于天之祭用之恐
未安也先農先蠶亦先代之人鬼耳用祭社稷之樂未當也且於三祭
之內堂上堂下純用大簇陽聲豈其宜哉此三祭樂亦未見其精當也
一山川壇之樂據周制奏蕤賓歌函鍾正也今自奠幣至徹籩豆堂上
堂下皆用大呂大呂黃鍾之合也本於祀天神用之故於風雲雷雨之
神則宜矣於山川全未有當也况獨用一律甚非所宜也且風雲雷雨

古制於天神不與山川同位祭之今於一壇行祭未見其宜也此山川壇之樂所以未合也一迎神之樂最是事神大節目也釋奠迎神則大歲樂譜分明可據其他祭享皆無據依奉常樂章亦不載迎神節目於宗廟則儀範簾中有迎神節次曰黃鍾九聲而已不言其九變之法此亦甚不可也以此觀之雅樂之用疏略而未悉今亦甚矣且於大小祀享俱用陽律中聲不備而歌奏失宜也聲音如有感通之理則四時之祭純用陽律豈無感召之慮昔師文之鼓琴也當春而叩商絃涼風隨至當夏而扣羽絃雪霜交下當秋而叩角絃溫風徐回當冬而叩徵絃陽光熾烈命官而總四聲則慶風慶雲不旋踵而會此五聲之感召者然也今之工人未有如師文之妙手則感應之效未可擬也今以人皆然積累日以乖氣傷和未可知也况於聖心敬神之禮未免欠缺尤可慮也今以此語人則人皆曰盛朝開國以來名賢相繼考正禮樂極爲詳悉汝於某孰爲賢智而敢發此狂悖之言邪寒生素未取信於時口常囁嚅者非一日矣今蒙聖恩超拜奉常判官兼任樂學撰集之務一得之愚豈敢終默且今編集樂書雅居首而條理未完乃如此若不更新仍存舊例不如不錄以待智者之爲愈也臣愚妄謂周官

制度布在方策按本條明實非難事如又不然則上請中朝取正而施
行之伏望 聖裁以新令典不勝幸甚下禮曹○禮曹啓風雲雷雨山
川城隍同壇而祭乃時王之制未可輕變也若夫祭祀之樂律呂之合
則誠有未合於古者矣乞令樂學更詳參考以正樂部依允○己丑視
事輪對御經筵○蜥蜴祈雨于慶會樓前○白彥又欲歸覲于水原
上遣摠制元閔生知申事郭存中留之彥答云人子於常時雖隔二三
日離親尚念親之不已而况吾於少時入朝今已二十五歲矣其間向
仰 殿下之心思戀父母之情未嘗頃刻而忘于懷幸今賴 殿下聖
德而來其喜可量然焉能久哉且後日更來與否未可知也其未還之
前吾欲奉侍朝夕郭存中曰大人之言是矣入朝二十五年而還大人
之行誠不易矣是以 殿下亦欲留大人講歡 殿下之誠心其可過
乎彥曰是吾當徐之○命放充軍人等○咸吉道行臺監察李師曾復
命啓曰初鐵原戶長金生娶杆城戶長之女生子金松金珍衣等逃居
于咸興府之洪原縣累世子孫男女四百二十六口金道鍊之父元龍
以興販主於金珍衣家細知金生子金松名字根脚認以逃奴許松所
生托林堅味勢歲庚申告于文川官枉法取招從賤堅味被誅後戊辰

年從良定軍役金鍊道及一族孫鳳李安等又以奴婢推之謀欲得
決贈與權勢卒平城府院君趙猶十七口卒右議政鄭擢七口右議政
趙滄六石谷山府院君延嗣宗七口李原四口故參議曹崇德八口趙
末生三十六口定州牧使南宮啓二口摠制李興茂四口知宜川郡事
尹諫十四口知安山郡事金理恭三口少卿崔得霏一口大護軍李乙
和一口前正郎吳備一口前司正申得止八口卞貴生十二口前判事
李烈一口命下司憲府○司憲府啓金起南爲扶餘縣監時官物入已
犯在赦前姑置勿論請依宋太祖故事不復叙用從之○刑曹啓龍川
囚崔欣金張和尚金每邑金等強盜律該處斬從之○吏曹啓經濟六
典內九門蔭出身者正從一品長子許正從七品正從二品長子許正
從八品次子亦同敬此叙用然子孫衆多官職有限一時盡用爲難因
此閑散欲於內待茶房宣差房等成衆處從仕者有之從其自願量才
定送從之○庚寅輪對御經筵○盲人等會于明通寺祈雨○辛卯命
左副代言金縉問安于兩使彥曰蒙 殿下之德予之族親已曾受職
而告身不出請毋煩啓達今所掌官斯速出給縉曰我朝之法告身署
經之際有前職者須考前職然後出給告身故如此其遲也彥曰今日

內須使攸司知會給之白彥謂通事崔雲曰在中朝於五月初一日頒
 扇于朝官與諸路使臣在本朝亦有此事否又問端午擲石之戲今亦
 為之乎雲曰今亦有之於五月初四五兩日闔於盤松亭彥曰然則當
 往觀之尹鳳謂通事金乙玄曰本國有賣扇者乎蓋意欲求扇子也
 上聞之召臺諫掌務曰以白彥之請受職人考其前職有無斯速出給
 告身又命工曹曰圓扇一十柄摺扇八十八柄繕造○上憂旱召政府及
 大曹參判以上謂曰年前經冬不雪至于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旱
 暵為甚其終年不雨亦未可知也吾恐將有餓殍枕顛於道欲聞救災
 之策則所言之事不過革守令六期錢幣久用船軍完恤是皆已成之
 法不可紛更一法立一弊生吾羨此言而不欲立新法然國家大體有
 所不可已者則豈可以謂新法而不立哉蓋守令者分憂字民其任至
 重方今中朝雖一郡一縣至遣二三員是豈輕其任而然哉少國何可
 比論然其為政之規則一也故重選守令親見以送為其分吾身而撫
 民育物也然則其供奉之須不可不慮衙祿位田雖已舉行然其田所收
 果無豐歉之殊則可矣安有如此上田乎故守令每遇衙祿有所不足
 不得已傳請國庫而事發則以那移出納貶之又或不得已興販而事覺

則以謂興利自奉黜之其爲守令者誠可憐憫萬一銜祿之絕則斂於民戶而食之猶云可也軍國所儲固宜節用然豈謂當用而不用謂其毋妄費也而况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予欲革銜祿位田以國庫米豆支給卿等擬議以聞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百姓不足則君孰與足欲革國屯田聽民耕種并議以啓於是吏曹判書黃喜刑曹判書鄭津工曹判書曹備衡禮曹判書申商戶曹判書安純兵曹判書李潑工曹參判趙資刑曹參判鄭招戶曹參判崔士康兵曹參判李蕙禮曹參判權蹈議銜祿位田一年所支不足則以國庫米豆充給量減奴婢馬匹之數公須廩給亦依此例領議政李稷左議政柳廷顯議公須廩給不足以廩給遺在各官各驛米豆推移充給不足然後以國庫所儲支之參贊許稠議隨其豐歉每年取旨量宜補添許稠鄭津曹備衡安純李潑申商崔士康又議國屯田可罷李稷柳廷顯黃喜李蕙趙資鄭招權蹈議并各官官屯田革罷上曰予悉知之然救災條件各陳無隱於是李稷曹備衡安純李潑等陳言一京畿之民王化所先不宜重困他道所無炭燒木穀草等雜物或移或仍更加詳定以便其生一獄囚久滯情涉疑似者或有冤抑令攸司定日決遣一犯罪人妻及女子累年分

處者隨其所願一處安置柳廷顯黃喜等陳言一近各司提調既已革除留司奴子頗多閑遊令刑曹各司事務分其緊慢其所任不可闕者外放還本家一祿俸及豐儲倉納中米舊爲白米每春一斗給精二升自改爲中米給精一升與白米不異此乃官吏奉行之失今後禁以白米輸納違者依律論罪李蕝陳言各司元屬奴婢給奉足輪次立番犯罪緣坐沒爲奴婢者無奉足長番立役艱苦莫甚依元屬奴婢例相通立役鄭招陳言犴獄之間怨恨所起情涉疑似拘於文法拷掠鞫問未能決遣乞具其情由啓聞取旨施行許稠陳言京畿之民不無流移者又有不移而放賣田宅者其不勝徭役可知其所納之物無巨無細一一推考可減除者減除不可減除而可以給價交易者限蘇復給價交易上皆從之又許稠陳言一內廐馬臣愚竊疑過多京畿之民艱於生穀草收納伏望量減其數一闕內下之所以奉上者極簡上之所以待下者過豐伏望令條例司考其國初式例復古申商陳言今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有戶則有貢物已合古者租庸調之法又有戶米未便宜蠲減鄭招陳言一咸吉道安邊和州端川貢金一年春秋兩等二百兩乞減其半永爲定額一咸吉道各官散接毛物干前年毛物

詳定倍於舊額力不能堪乞依舊額其加定毛物令其道監司以濟用
監上納神稅布及鹽稅易換上納命下禮曹擬議以聞○傳旨戶曹守
令衙祿及公須田收租之數一年所支不足當以國庫所儲支給戶曹
啟近因年歉損多實小國庫歲入不多留守府牧都護府知官牧判官
從人馬匹內從人各減一人馬匹各減小馬一匹從之○兩使出遊慕
華樓○壬辰禱雨于松岳五冠山○傳旨刑曹以罪人緣坐屬公人妻
及女子定其貢役京外自願居生○傳旨禮曹今後正朝誕日各道監
司毋進馬匹○癸巳親傳朔祭香祝○禱雨于德津楊津○兩使出遊
楊花渡江上○五月甲午朔 上詣健元陵以淡服行端午拜陵禮如
儀議政府六曹臺諫各一負扈駕陪祭 上以旱命除繳扇畫停于洞
口川邊京畿監司沈道源都事裴權來謁 上謂曰予聞癸卯年間百
姓以口食不足未能除草以致失農今觀田野蕪麥不實農事不好然
勿謂如是而棄不治農糧不足者給還上以勸除草還宮○兩使如慕
華樓觀擲石戲○乙未雷電以雨○上詣獻陵以淡服行端午拜陵禮
如儀議政府六曹臺諫各一負扈駕陪祭命除繳扇畫停于樂天亭前
還宮○丙申 上以遠遊冠絳紗袍傳圓壇祈雨祭香祝○丁酉親傳

端午祭香祝○命代言等入便殿啓事○祈雨于圓壇其祭文曰惟茲
之旱兮自往歲以迄今既蘊隆而太甚兮寔兢業之薰心由予德之不
類兮上帝赫其有臨茲譴告之聿嚴兮蓋仁愛之孔深嗚自反而自訟
兮五事昧於秉彝或刑賞之僭濫兮將沿革之失宜獄訟詎無冤抑之
未伸兮賦役率多致民之怨咨百所思以求其故兮恐黎民之靡遺宵
軼耿其假寐兮動罔知其所爲維予之危懼兮固日監其在茲豈唯山
川與社稷兮父母先祖之是祈舉昭假而無羸兮顧炎赫之不可推瀝
危懇以陳辭兮佇昊天之興哀嗚呼天之與人本一氣兮有至誠則必
格嗟一念之徹于帝心兮諒無間於毫髮庶赦過而有罪兮霑雨澤之
滂沱俾群槁而蘇息兮致億兆之咸和五帝祭文曰民惟邦本食是民
天苟失其天國何賴焉嗟予眇末念茲不忘式勤民事莫敢或違第昧
施爲屢致年荒今當農月又罹愆陽種將不苗來麩瘁瘁雖勤精禱靡
神不祀雲合復開雨作驟止曠旱日甚則不可推萬物奚辜兆民可哀
靜思咎徵實由涼德興言及此益增兢惕固知所措敢此哀咽仰惟高
明諒我心切當此長養命彼兩師驅除旱魃興雨祈祈允在率土舉雷
洪私俾民足食求保丕基○傳旨兵曹自今司僕寺常養馬冬節則三

百匹夏節則二百匹○遣工曹佐郎金由叔分贈圓扇十柄摺扇八十
把于兩使臣○兩使如慕華樓觀擲石戲 上遣摠制元閔生知申事
郭存中設宴慰之○兵曹啓武科專尚武藝考其近年試取給分之數
初場片箭二百四十步比長箭差易故長箭不能者於片箭得分中場
弄槍以勸入三分立左右試二次每一中面者給七分六中者得分四
十二給分過多終場武經七書及自願經書中一書共八書每一書三
阿每一通給五分給分亦多因此初中場能騎步射者得分雖多或於
終場講經得分小則終不得入格初中場不能騎步者得分雖小或於
講經得分多則終必入格誠爲未便乞自今初場毋試片箭中場弄槍
每一中面者給三分終場講經每一書一問試之從之○濟州都安撫
使進馬一百七十四匹○兵曹啓江原道江陵府有江陵鎮節制使鎮撫
所及兵馬都節制使鎮撫所一處有兩鎮撫所有弊無益願革江陵鎮
其軍官移屬於都節制使從之○知安山郡事金有溫辭 上引見曰
今年亦早曠茲用軫慮往我爾邑體予至懷以厚民生○戊戌自是日
始行五方土龍祈雨祭○命摠制元閔生知申事郭存中贈兩使夏衣
各一襲并贈指揮頭目以使臣春來過夏非常例也仍邀兩使選處女

設溫斟宴○司憲府啓今詳前等推劾禪宗白銀文案但推雪牛中皓
海超尹龜等白銀燒泥合鈔事而不推犯夜隱密情由且於啓本不錄
雪牛中皓答通辭緣甚爲荒唐然其時掌令林仁山持平李孝禮既已
削職經赦姑置勿論代言趙從生以近侍出納之任其親兄僧雪牛及
中皓等白銀消泥之事自乙巳三月推劾七月十七日進啓本從生乃
於九月初二日親自啓下則非不知雪牛等使末生家奴亡龍消泥之
謀但以啓本無雪牛名字曾不避嫌相應啓下已爲陰譎今當更劾雪
牛末生貪墨所犯又不退避待命安然出仕無恥莫甚請科罪罷黜不
允○乙亥請兩使臣擇處女行茶禮○上憂旱召大提學卞季良製求
言教書且曰予因旱灾常時不居正殿乃命設幄次於月臺上去儀仗
金鼓以時服御幄次頒教書 王若曰蓋聞人感於下天應於上天人
之間感應斯速不可誣也予以否德尙上天眷佑之篤承 祖宗積累
之深君臨億兆之上盖有年矣天之視謹無歲無之予固惕然不寧曰
自往歲夏旱不雨冬燠無冰自春迄今變咎荐臻人居煨燼禾穀枯槁
天之譴告一至此極夙夜祗懼固敢或遑庶賴大小臣僚忠言讜論補
予不逮若乃懷貳挾詐反謂言爲怨府翰爲禍胎不肯盡言豈所望哉

群臣邪正此亦可見凡於寡人之闕遺群臣之忠佞時以之得失法度之臧否生民之休戚其各密疏以言悉陳無隱予皆親覽不付有司言或不中亦不加罪咨爾中外時散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命教書別監京畿江原咸吉道遣一人忠清全羅慶尚道一人開城黃海平安道一人蓋以農時除弊也○傳旨禮曹今後宴享罷宴曲用靖東方天眷曲盛德歌勿用應天曲華山別曲盛德歌以上頌義祖宗功德應天曲以下歌咏主上之德○義禁府啓在逃賊人推捉條件一今逃亡逆賊陳乃斤乃及在前在逃李金張天宋吾磨智金佛才道者余慶等京中漢城府五部外方各官守令窮極推捉其中不能用心推捉者各其至接主人里內色掌及官負依律論罪有能告捕者依宣德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兵曹受教良人則超等賞職賤口則許通爲良各給綿布二百匹一上項逆賊變名易姓興利橫行或變女形盲形貧窮人形多般變貌丐乞衣食或削髮爲僧緣化隨門隱匿寺院窮極現推一上項逆賊等或與他賊結倘爲賊可慮令各官各村知會作賊時臨機捕捉一異土越入可畏咸吉平安要害處置把截追捕一托以捕魚坐船下海逃入海島亦爲可慮令各浦萬戶千戶搜捕從之○辛丑司憲府啓漢原君趙璿其父末生犯罪見黜所當自取

謹慎反懷快快報復爲計於臺長之家分送奴僕日常規伺適禪宗僧
化雨到大司憲金益精之第此僧不干於盜銀者也而璿使奴僕十餘
輩拿來侍奉僧及奴子終夜結縛問其來由付刑曹非特凌辱法司其
不畏邦憲漸不可長且及弟趙克寬指揮趙璿前縣監申可權草告狀
前監察辛帶紅書寫相與謀議大爲不當請并按律痛懲僧化雨被劾
僧義游相見後進歸所司之第金益精當推劾禪宗白銀之時對接禪
宗僧殊無別嫌之意二人罪狀 上裁施行命辛帶紅答五十趙璿克寬
化雨金益精除舉論申可權功臣之子亦勿論克寬末生親姪可權妻
兄帶紅女婿也○壬寅傳旨進獻色進獻處女各戶除祖父母外祖父
母親兄弟叔姪外他餘雜人毋得出入○追捕逆賊陳乃斤乃囚于義
禁府○癸卯雨○甲辰遣內官李貴饋別膳于兩使臣○知申事郭存
中代言趙從生金益誠金赭鄭欽之等啓曰 上體本有風氣近因灾旱
不進酒近日氣候陰濕又昨日始雨觀其天氣將爲暘霖請進酒 上曰
予飲酒則闕內皆用酒矣豈可以小雨而弛酒禁更啓曰 殿下年前
憂旱成病又於今年亦因旱不進酒將恐前疾復發伏望 上念祖宗
下慰生靈俯循臣等之請 上不允曰予則飲酒而禁人用酒可乎○

傳旨戶曹各道國屯田官屯田並皆革罷○時散文武群臣皆上陳言
下至輿臺僕隸亦詣闕投狀命皆受之晝夜觀覽其可採條件命宦官
傳寫九數百條令二品以上議可否○乙巳左議政柳廷顯以病請免
○丙午親傳齊陵望祭香祝○以李稷為左議政黃喜右議政柳廷顯
左議政仍令致仕李孟昉吏曹判書金益精禮曹參判權蹈大司憲李
漸副留侯李光敬以捕倭功除保功大護軍○傳旨忠清道監司道內
忠州青龍金生龍頭嚴政億政香林等寺田地為人濫奪而守令非徒
不禁雖有告訴淹延不決聞或有知情指揮者上項奪占人職姓名與
知情指揮掩延不決守令推劾以聞 上聞孝寧大君家臣奴子等濫
奪作弊故有是命○唐人解送官前判官辛伯溫回自遼東啓曰今五
月初六日於伯顏高時溫平有一僧見臣等避走即追捕乃慶尚道蔚
山人金拓子僧賞真也以遊方將往遼東囚于義州獄命刑曹拿來推
劾○司憲府啓趙末生受僧尚惠義游所贈白銀固當推劾其為知申
事時受洪忠田以前職朝奉小監超授保功龍媒萬戶為兵曹判書時
受補充軍徐拓銀段除拓父子隊副使之去官受許忠田授隊副受楊
州侍衛軍任官田使除軍籍授隊副濫奪迷劣族親韓會田受大護軍

吳溥所贈田及金道鍊梁敏所贈奴婢并三十六口又以黃海道瑞興
 住良人三加四德所生等誣為逃婢金德所生據執使喚夫末生本以
 寒微過蒙 上恩位至宰輔以掌政權富貴已極今乃見利忘義貪得
 無厭廣占土田受賂賣官壓良為賤無所不為汚染士風莫甚於此其
 枉法受贈土田奴婢計贓共七百八十貫律應絞贓物入官請如律命
 除他事遠方付處贓物入官○丁未親傳望祭香祝○持平鄭甲孫啓
 曰趙末生之罪甚重雖末減猶云不可昨日 殿下斷以除他事配遠
 方是與輕罪無異請論如律 上曰其科罪無以加矣甲孫更啓曰宰
 一邑者貪汚亂政則為一邑生民必罪無赦末生自 太宗時迄今十
 五六歲為股肱執政之臣見利忘義受人贈賂略無所忌敗公道虧國
 體豈啻如汚染一邑者哉須置於法以為後來之鑑若如此明白之奸
 凶特從寬典釋之不治則臣恐貪墨之輩接跡而起伏望俯循輿情以
 正公道 上曰吾之處決得中毋得更請○兵曹據全羅道水軍處置
 使報啓去四月十六日鎮撫前護軍李光敬等捕倭時二等成功益干
 等依已亥年東征時賞功例功陣成給已身除役 從之○戊申白彦
 覲親于水原府尹鳳慰送于利太院命叅贊崔潤德兵曹判書李潑左

代言趙從生餞于漢江○傳旨刑曹放外方從便李根李有喜鄭之唐
金益廉李穀李叔福金自溫梁汝恭李安柔宋乙開蔡知止等○司憲
執義鄭淵等上疏曰竊謂信賞必罰爲國之大經賞一人而千萬人勸
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賞罰不明則人無所勸懲陵遲之漸見矣趙末生
外飾廉靜內懷貪墨久居樞要誣上行私受人銀帛臧獲與其土田賣
官鬻爵願指決訟官吏顛倒是非大毀公道非他小吏貪污犯賊之比
也罪不在原臣等計其見賊按律以聞 殿下斷不以律只流遠方非
惟臣民之失望實有乖於邦憲伏望 殿下依律斷罪以戒後來不允
○左議政致仕柳廷顯卒廷顯文化縣人高麗中贊礫之四世孫文化
君丘之子也始仕高麗拜司憲糾正累遷全羅道按廉使司憲掌令知
楊根郡事司憲執義密直司右代言遷左代言我朝甲戌除尚州牧使
兵曹典書完山府尹出爲全羅道都觀察使遷京畿左右道都觀察使
中軍同知摠制又出爲忠清道都觀察使判漢城府事移刑曹判書轉
禮曹判書又出爲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平壤府尹司憲府大司憲吏
曹判書叅贊議政府事兵曹判書復爲叅贊陞贊成事丙申拜左議政
遷領議政己亥征對馬島爲三軍都統使甲辰領敦寧府事兼判戶曹

事丙午復爲左議政以病請免致仕四日而卒年七十有二計聞上
驚悼率百官舉哀輟朝三日進素膳賻米豆七十石紙一百五十卷謚
貞肅不隱無屈貞執心決斷肅廷顯為人嚴毅果斷儉約謹慎處事綜
理論議剛正無所避 太宗廢讓寧國本未定群議疑危廷顯首發擇
賢之議意蓋在於上也 太宗嘉納遂定策終始爲上所信重然
爲政苛急少恕居家吝財殖貨雖子女未嘗輒與升斗久判戶曹出納
過齋人多怨之至有以弘羊目之者此其所短也子二儀章○傳旨刑
曹放緣坐屬都官鄭安止妻石非及女子石乙非子吾乙未○傳旨司
憲府濟州住前千戶崔鳳俗節摘自家柑子薦其先祖安撫使論以監
守自盜決杖刺字非理枉刑莫甚於此其推劾以聞○司憲府啓金浦
縣令李孝智妻柳氏不從條令捲面出入按律笞五十收贖從之○己
酉掌令李安敬徐省持平鄭甲孫等啓曰趙末生之罪雖從末減猶未
洽於臣等之心只流遠方伏望依法斷罪 上曰不戮宰相已有太
宗之法流之遠方足矣夫更何爲安敬等更啓曰末生爲宰相恣行貪
欲賈官鬻爵此而不殺一國群臣何有懲戒之心若以爲宰相而勿論
則已收職牒廢爲庶人何可以宰相之例論 上曰吾之決罪已中於

法予不允請安敬等曰以宰相而勿論則前此 殿下已斷李之實之
罪未生之貪婪萬倍之實伏望依法施行 上曰後日朝啓親說之○
庚戌兩○左議政李稷右議政黃喜參贊崔閔德許稠戶曹判書安純
禮曹判書申商刑曹判書鄭津吏曹參判成揜戶曹參判崔士康兵曹
參判李蕘刑曹參判鄭招工曹參判趙賚等上書曰竊聞聖人之用法
必緣人情王者之爲孝善繼先志此天下古今之通義也歲在戊戌姜
尚仁等辭連沈溫獄具以聞 太宗特令自盡又命李陽達卜地給棺
葬之除籍沒家產蓋以我 恭妃殿下作儻宸極誕育元良以肇我
朝鮮萬世之基也時義禁府據律請緣坐之罪 太宗不允固請乃許
之仍下旨溫妻子女例雖屬公母得役使其後欲除賤案未及下教賓
天大遽群臣亦未有據義上論者至于今仍繫賤案古人有言曰子無
臣母之義今 恭妃殿下方爲國母而母安氏身爲官賤深爲未便昔
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父安圖不軌伏誅其妻追尊爲敬夫人置園邑二
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夫以漢法之嚴其所施行如此者誠以皇后故也
臣等伏望法大漢故事繼 太宗之志削其賤案賜還爵牒以慰臣民
戴國母之心不勝幸甚命除名賤案○賜卒檢校判漢城府事安義致

賻米豆二十石○辛亥左議政李稷以下政府六曹參判以上詣闕啓曰昨日臣等上疏但命除賤案臣等之心有所未安伏望依先施行上曰太宗施行之事予疑其未可盡變且削其賤案則安氏已爲王妃之母矣雖無封爵何嫌焉又啓曰但削賤案則爲庶人而已安有國母之母而爲庶人者乎上勉從之稷等又請進酒曰殿下憂旱徹酒臣等恐憂勞成疾請進酒終不得蒙允心常憂懼乃於昨日雨澤滂沱伏望小許酒以慰臣等之心上曰雨澤才降隨即飲酒於心未安然卿等固請從之稷等退上謂代言等曰吾獨飲之而不許臣民之飲未便若許飲酒必有醉酒放肆之弊如之何則可耶存中啓曰上暫許進酒而已豈可使臣民皆飲也上然之○壬子雨○命代言等入啓事上從容謂曰歲在戊戌姜尚仁等辭連沈溫獄成太宗乃命自盡義禁府以緣坐溫之弟兄沈澄仁鳳等請屬官賤太宗曰如子伯叔不可以此斷之義禁府又以罪人妻孥不可不緣坐請將溫之妻及子女錄于賤案太宗曰不可仍謂朴嘗曰義禁府請溫之妻及子女錄于賤案何以處之嘗對曰非自己之罪且中宮之母非他緣坐之例設爲官賤不可其時柳廷顯爲義禁府提調固請緣坐太宗曰姑錄賤案然勿使賤役後當改之又有臣下議以爲罪人之女不

可爲 王后欲搖動 恭妃者 太宗曰惡是何言恭妃萬無搖動之
理時適有嬪媵之議用是外人洵洵予於當時未得聞焉後乃詳聞之
太宗嘗御一室 大妃侍坐予亦在側 大妃曰恭妃之母錄于賤案
深爲不可須改之 太宗亦曰屬賤不可當改之予退居外次 太宗
使侍女傳曰恭妃之母當削賤案事未施行 太宗遽爲賓天其後予
雖備知 太宗之志然 太宗時未及施行故予未敢開說恭妃長於
外祖安天保且其至老死生難知故歲在甲辰之冬恭妃往于第設宴
慰之於是召大臣議子母之間何以處之大臣以謂母雖當見以王妃
之尊下與賤人相接於義有所不通近日說者多以爲母子之間不可
如此隔絕且以國后之母沒爲賤人其於恩義並不可予召大臣議焉
大臣亦如說者之言又有政府六曹上書以爲安氏當削賤案還給爵
牒其子女並免予乃允之卿等其知之且母子之不相見者于今累年矣
豈無迫切之情乎是以來六月初吉令恭妃往于安氏之第并知之○
輟放火賊陳乃斤乃○傳旨戶曹讓寧大君還給科田祿俸亦依他例
頒賜○禮曹啓謹按文獻通考宋神宗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
國朝時令秋分享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

於壇下卯背之南設角元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曰壽星角元也說者曰數起角元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元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朝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平治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爲老人星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位不宜復設又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皆爲小祀本國秋分之朝祀老人星於南郊而并設角元二星位於其前禮料則老人星邊豆各八角元二星邊豆各二牲用犢一祝版云昭告于南極老人星尊君角二星元四星伏以云云其設位禮料皆違古制乞依元豐禮制不設角元只設老人星而祀之祭品亦依小祀例從之儀注前祀三日應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月宿於正寢致齋一日於祀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蒜薤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唯行祀事

九預祭者皆前二日沐浴更衣

前祀一日忠扈衛設諸祀官次又設饌幔皆於東門外

隨地之宜典祀官帥其屬掃除壇之内外執禮設獻官位於壇下東南

西向執事位於其後稍南西向北上執禮位於壇上謁者贊者位於壇

下俱近東西向設獻官飲福位於壇上南陛之西北向積柴於燎壇在

壇南設望燎位於燎壇之北獻官在北南向執禮大祝贊者在東西向

丙地北上者大祝贊謁者引獻官以常服詣厨視滌濯省饌具及視牲充膋還

齋所晡後典祀官帥宰人割牲連皮祀日未行事前典祀官帥其屬設

老人星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奠祝版於神位之右有陳幣篚於

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設祭器實饌具籩八在左為三行右

上第一行形蓋在前魚鱸次之第二行乾棗在前栗豆八在右為三行

左第一行韭道在前醢次之第二行菁道在前鹿脯次之籩籩各二在籩豆

間籩在左籩在右籩實以稻粟稷在稻前俎一在籩籩前實以豕牲宋

言在前者也爵三在俎前各有設象尊二一實玄酒為上尊一實清酒九

皆謂南也之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設洗於壇下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疊在洗

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設諸執事盥洗又於東南俱北向設執尊

疊篚罍者位於尊疊篚罍之後祀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典

祀官帥其屬入實饌具畢退就次服其服升設神位版於座前三刻行

事執事官各服其服執禮帥謁者贊者先就壇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

四拜訖就位前一刻謂者引典祀官大祝齋郎入就壇南拜位重行北
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傳喝九執禮有辭與祀官以下皆四拜贊者皆傳喝

訖謂者引詣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

篚奉詣尊所置於坫上謂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執禮曰四拜獻官

四拜謂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執禮曰行奠幣禮謂者引

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手悅手盥手悅手不贊贊執笏引詣壇升自

南陸諸執事升陸皆自東陸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奉香合執

事者一人奉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以幣授

獻官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神位前奉者授幣皆在獻官之

之左奠爵准此謂者贊執笏伏興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初獻禮謂者引

獻官升自南陸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謂

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

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伏興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俛伏興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

亞獻禮謂者引獻官升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

酒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

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終獻禮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禮曰飲福受胙執事者詣尊所以爵酌福酒又執事者持俎進減神位前胙肉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飲福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進獻官之右西向以爵授獻官獻官受俎以授執事者執事者受俎降自南陛出門謁者贊執笏俛伏興引降復位執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執禮曰徹籩豆大祝進徹籩豆徹者籩豆各一執禮曰四拜獻官四拜執禮曰望燎謁者引獻官詣望燎位南向立執禮帥贊者詣望燎位西向立大祝取祝版及幣詣燎壇上置於燎柴執禮曰可燎燎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謁者引獻官出執禮帥贊者還本位謁者引典祀官及諸執事者就壇南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典祀官諸執事皆四拜訖謁者引出執禮帥贊者謁者就壇南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帥其屬藏神位版徹禮饌以降乃退○尹鳳請寫經擣鍊紙十卷命與之○京畿江原道程驛察訪啓各驛轉運助役奴婢形止案成籍時限後嫁良夫并產所生不并錄籍則托於驛里身無定役未便且驛屬婢子爭欲免役皆嫁良夫

奴婢日縮將來可慮前件所生稱驛屬日守百姓別籍錄名命下政府
諸曹議之左議政李稷等諸大臣皆以爲可 從之○司憲府啓知宜
川郡事尹諫交親金道鍊稱爲收養受奴婢數口又道鍊贈趙末生奴
婢時手寫文契黃阿附姦貪無恥犯在赦前雖未決罪不宜臨民請罷
黜不叙以戒後來 從之○禮曹據圖畫院呈啓院藏前朝王氏歷代
君王與妃主影子草圖請火之 命并貞陵半影燒之○禮曹啓諸山陵
朔望祭用山罍二爵三四時大享有名日別祭用山罍三爵三兩位則
用爵六 從之○癸丑右司諫朴安臣等上疏曰廉恥士之大節不可
不勵也趙末生自我 太宗及我 殿下信任之重專且久也宜當盡
忠謹守其職以壽國脉圖報上恩是其職也而乃幸其執權受人賄賂
常以氣勢願指官吏變亂是非允所利己靡不爲之 上累君德下汚士
風罪不容釋况其犯賊幾至八百貫死有餘辜憲府推鞠其實具辭請
罪未蒙俞允臣等深有憾焉以爲貪墨雖若一己之惡其風漸成必亂
朝廷以至危亡高麗之事爲可鑑焉釋此不懲何以戒後伏望 殿下
一從憲府之請依律斷罪以正士風以戒後來 上曰當朝啓之日親
見說之○賜白彥母米豆各二十石○甲寅 命代言等入啓事○

石見州賜物管押使大護軍李藝復命啓曰宗貞盛備禮迎命受賜賻待臣等甚厚出餞于四十五里訓羅串謂臣曰臣當繼先父貞茂之志專心向化近因不在本島七八年未得使人禮信俱失今者專使致賻感戴無涯臣恐諸處雜人汎濫橫行各處使船及興利船皆給路引今後無路引者勿許接待將祖上傳家環刀三柄并書以進都萬戶左衛門大郎及藤次郎受賜物亦極感喜言曰與宗貞盛同心禁賊永永服事又豆知洞代官言前此通販時鰥寡孤獨亦有畜財近因自作之罪以至貧乏今者使臣來將有復舊連命之望婦人小兒亦深喜焉大郎又言前年五月右道處置使因護送日本國王使臣整理兵船點考軍器乃而浦住倭傳通貴朝將兵船四萬餘艘往討對馬島於是一島之人驚惑失措東馳西走予謂己亥年此島人作賊朝鮮故發兵討之今無一隻小船往耗邊境何緣征討此必虛事主盟解說萬戶及衆人反謂我與貴國同情含怒其後果知虛傳萬戶及各代官以我為是請詠傳亂言驚惑人心乃而浦住倭推劾徵錢又言去春日本京都民家一萬戶及相國寺道而寺火○追捕火賊餘慶囚于義禁府○吏曹啓各司設提調總治事務其中別無緊要之事各司提調率根隨多至六七

至使各言吏令不足因此外方奴子選上廢業失所艱苦莫甚此只爲
根隨濫設冗官有乖設官之意請將事務煩簡斟酌仍革其提調全除
各司褒貶令仰曹施行從之於是各司都提調提調罷者三十一○乙
卯請使臣尹鳳御慶會樓先贈土豹皮二領細交綺二匹仍設溫斟宴
其饌羞乃所選進獻婢所做也○丙辰賜被擄唐人劉丑兒等五名衣
服笠靴苧麻布各一匹差司譯院注簿宋成立解送遼東○戶曹正郎
張脩回自江華復命啓曰新置牧場內移徙民戶一百九十三所耕水
旱田共六百六十九結○丁巳大雨○遣同知摠制金素饋宮醞于白
彦家○戊午大雨○視事御經筵○遣內官李貴饋別饌于尹鳳○遣
摠制元閔生知申事郭存中贈尹鳳夏衣一襲靴套細苧麻布各二十
匹人參三十斤石燈盞一事滿花方席寢席各六張回贈細苧布十匹
細麻布二十匹 中宮回贈細苧布四匹細麻布八匹世子回贈細苧
麻布各七匹又贈指揮張湧徐欽等各夏衣二領苧麻布各四匹頭自
十七人各衣靴苧麻布各二匹○戶曹啓敬奉傳旨江原咸吉道神稅
布之貢他道所無欲除其弊磨勘以聞今詳兩道俗尚濫祀戶各用布
爲神幣巫覡之徒誑誘愚民以專其利誠宜痛禁然習俗已久似難一

禁請除民戶收斂其巫覡所通民戶悉令置簿殘殘戶鰥寡孤獨外其餘各戶每戶計其一匹當巫覡之家收其四分之三若京中上納之數太多則必有各官重斂之弊今將江原道歲貢元額二千匹咸吉道二千五百匹各減一千匹從之○賜明通寺祈雨盲人米三十石○刑曹啓南原囚若老虛稱內使扇惑人民律該處斬從之○已未雨○幸大平館設餞宴○各殿始用酒○庚申視事輪對○親傳齊陵朔祭香祝○大司憲權蹈掌令李安敬徐省持平鄭甲孫等詣闕蹈啓曰前日承不殺趙末生之教說與同僚等皆謂律文枉法受贓滿八十貫處絞末生之罪除赦前所犯及受贈奴婢內年歲未詳者並不計贓只將赦後所犯與奴婢年歲現知者計贓七百八十貫以此較彼滿八十貫者數十倍矣釋此不治則後人安所懲乎伏望依律斷罪垂法後來上曰卿等據法以聞吾豈敢爲非然末生自太宗之時恪謹其職二十餘載豈無功勞乎卿等所言不可從也蹈等更請曰末生外飾公廡內恣私欲冒弄聖聰臣等竊觀歷代衰季之世則有如貪汚之臣出焉敗國家者有之矣其在開國之初聖明之世無如此貪墨之輩矣以我朝鮮觀之今日正開國之初也末生當開國之初遇剛明之主冒弄容身姦譎為

甚 殿下雖曰有勞非有安危卓立之功其他臣下豈無如此之功勞乎固請其罪乃爲後來貪墨之戒也請依律文明置於法 上曰若有卓立之功則豈流於遠方哉故予謂殺之則過流放則得其中矣遂不允○左司諫朴安臣請趙未生之罪 上曰未生貪污尤甚其罪當誅然於國家亦有功勞不可殺之也况不殺大臣已有 祖宗之法乎安臣再請曰大抵常人飢寒切身而不能養廉恥以至貪墨者尚且加罪今未生位至宰相厚蒙 上恩不與飢寒切身者同也且自 太宗之世迄至于今久爲委任之臣必當謹修圖報反爲怙寵假威貪污不法甚至如此若謂宰相而不殺之則不惟臣下無有懲戒之心濁亂朝廷致國危亡者恐繼踵於後也惟茲未生之罪 殿下灼知之矣請置極刑以戒後來 上不允曰臺諫舉法論請然誅之不可郭存中金赭等對曰臺諫之意以謂未生之罪非止一己之事囑托公事變亂國政賣官鬻爵奪人田土其罪尤甚故也罪至如此痛懲戒後可也 上曰太宗信任之久眷愛之深矣戮之予所不忍又謂代言等曰內隱達之女勿令交嫁者已有 太宗之教矣其父金內隱達至太宗升遐之時違教嫁之李原其罪大矣今若不死宜當罪之今後宰相亦有欲爲

妾者則內隱達之妻必嫁之以成所欲若不得嫁則必興怨咨 太宗
所以不令交嫁者乃以宰相爭欲娶之以至於亂故耳使嫁賤人以防
後患可也○辛酉雨○使臣尹鳳欲先歸於瑞興詣闕辭 上迎入勤
政殿行茶禮使臣還館 上命鄭存中元閣生勞之鳳引存中等登樓
設酌饋之出處女與執饌婢子奏本二通授存中曰當初予欲賫進今
適金時遇以進赤狐皮赴京兼賫以行可也○大司憲權蹈等上疏曰
趙末生所犯除赦前雜犯年歲未詳奴婢只將道鍊前後許與文丙付
奴婢與徐括所贈銀瓶等物計贓數至七百八十貫稽諸律文枉法贓
八十貫絞今末生所犯斷以此律則其數九倍一死固不足矣 殿下
欽恤之仁不忍置法止收職牒廢黜于外非惟無懲惡之意實有乖於
律文前日上書請置於法 殿下論以末生委任日久頗有微勞不賜
俞允 殿下御下之仁好生之德誠為至矣臣等竊謂末生雖有不世
之功如有不貸之罪固當明正典刑以嚴大法今以末生為有功者不
過勤以奉職而已是則臣子職分之常事不可謂之功也且末生起自
草萊驟至顯秩過蒙 太宗拔擢之恩久居權要竊權納賂賣官鬻爵
無所忌憚者以 上之眷遇也願其所以得此者奉職之勤而已雖欲

不勤安得以不勤由此觀之其心在於飾名取寵以媒富貴也反以爲
有功可乎國家開創以來倚任之臣受贓污之名者未生一人而已苟
不於此而懲之臣等竊恐飾詐釣名誣上行私者繼繼而出卒至欺君
誤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是不但未生之一身實關國家之安危 殿
下徒念未生之微勞不計國家之大體臣等不得不為國家惜之况未
生之勞如臣等所論不可謂之功而其所犯則死有餘辜伏望 殿下
將未生依律施行以懲貪姦不允○留後司宣慰使判中軍府事韓長
壽發行○傳旨吏兵曹還給職牒者六十八人○賜六代言細交綺各
一匹○傳旨兵曹趙瑞老子息許於忠義衛上直○壬戌 上率王世
子及文武群臣幸慕華樓餞尹鳳遣右議政黃喜戶曹判書安純知申
事郭存中餞于碧蹄驛○右司諫朴安臣等上疏曰竊惟信賞必罰爲
國之大政臣有大罪君不得而私宥也趙未生枉法受贓幾至八百貫
死有餘罪不可輕論故於前日具辭 上聞請以依律斷罪以戒後來
殿下乃謂大臣贓罪不置極刑 祖宗成憲將未生止流遠方臣等
以爲未生久居大臣之位不思其職而誣上行私恣行貪污殊失大臣
之義 殿下豈可例以大臣而寬其罪乎邇來大臣貪污不法者接踵

而出安知不由此輕絀而然歟且世輕世重用刑之大權假如 祖宗
之世貪汚大臣若是而繼出則必用重典而置之極刑昭示後世矣若
殿下泥於成憲釋此大貪而不懲焉臣等竊恐爲求生者將不止此而
國家亂矣伏望 殿下俯察前奏依律斷罪公道幸甚不允○對馬州
左衛門大郎遣人報一歧島賊倭二船發向金羅道○六月癸亥朔輪
對○賜右議政致仕柳寬終贄許稠酒○上曰各道進膳予欲停罷者
久矣近因使臣支持未即施行今使臣回還其令各道限九月停進膳
知申事郭存中右代言余孟誠等啓曰 殿下欲停進膳者專以憂旱
也然今年無飢民賑濟之事而况近日雨澤饒洽秋成風霜之變則未
可知也當時每遇各道來人問其禾稼則皆曰盛長臣等竊有喜焉前
此各道進膳非獨監司也都節制使處置使亦爲之其數多至七八駄
今則但監司望前望後進膳而已其數不過二三駄猶以爲有弊并令
停罷則人臣享上之禮闕矣伏望毋停 上曰然○大司憲權蹈等啓
曰未生起自草萊務於飾詐久執政柄于犯贓汚以累 上德殿下
以微勞原之然未生非有保國安民之功不過奉職之勤而已其奉職
之勤者不過爲一身計也若 殿下釋此大貪將恐後世人君無祇率

之典臣下無懲戒之心伏望依律科罪 上曰爾等據法言之則然矣
已決其罪更請何爲蹈等更啓曰常時所司負奏事失錯與各司官吏
公事差錯則職牒收取遠方付處者或有之矣今未生以死有餘辜之
罪只收職牒流于遠方其家屬如舊完聚無乃失於用刑之輕重耶
上曰予志已定勿更請蹈等曰漢唐以來文明之主文帝是已賈誼奏
曰大臣犯罪則與衆庶同施墨劓棄市之刑無庶陸之重請賜死文帝
嘉納之於是大臣死罪雖不用墨劓棄市之刑亦不輕赦而賜死今
殿下與罪未生旣違古制又違律文又無輕重之差若不忍加戮請依
古制賜死 上不允 ○對馬州左衛門大郎使人獻盤五十回賜正布
貳拾匹宗彥六使人獻大刀箭鏃回賜所求幄帳一坐及正布十二匹
燒酒四十瓶 ○傳旨義禁府在逃火賊緣坐人家產勿入官 ○甲子視
事 上曰歲在癸卯大旱至五月乃雨而禾穀猶未盛今年何如郭存
中對曰觀禾穀之勢將有秋成之望 上喜上又曰歲在乙未 太宗
命放李茂緣坐之子李卓等憲府請止之然春秋之法惡惡止其身罰
不及嗣赤族豈春秋之法乎今欲放赦何如大司憲權蹈對曰律有緣
坐之文豈不議輕重而作之乎其情可矜者赦之猶可也如此逆臣之

黨不可輕赦也。上曰古者夷三族其緣坐之法則亦從輕處之也。蹈曰古與今事不同。雖曰罰不及嗣亦不可從也。蹈請末生之罪曰論其罪則律有正條亦有。祖宗成憲。殿下皆不從之願。依律文處絞。不然依成憲而刺字。上曰末生自。太宗至於寡躬皆委任之臣也。罪若李林甫則雖大臣誅之可也。大臣有犯貪污而殺之者古所未有也。左右皆曰可殺。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今末生之罪殺之則過流於遠方。則得中當決罪之時。或上或下推移定罪者亦莫非戒後來也。豈徒為後人而殺之也。昔周世宗殺人。有臣下奏曰殺之於意何如。世宗曰亦為未安。但以後人懲戒而殺之。若此者奚可哉。吾見如是蹈及司諫朴安臣再請。上皆不允。○輪對○傳旨吏兵曹還給許衡李良幹朴叔義黃吉至朴文崇崔湜裴鴻漸金思純金英貴權輜等職牒○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母米三十石○兵曹啓義禁府受教有能告捕火賊者超等賞職賤口許通為良皆給縣布二百匹。今火賊陳乃斤乃在逃私奴都知指示捕捉功為一等杖首李拓先到捕捉為二等濟用監權知直長蔣義生馮山驛急走奴石仇知等助力捕捉為三等奴都知許通為良賞縣布八十四匹李拓六十匹蔣義生等各三十四匹命依所

啓其都知本主以公處奴子年歲相準者代給○乙丑輪對○丙寅大
兩京中十九戶漂沒○恭妃幸于母大夫人安氏之第設宴酉時還宮○
尹鳳到留後司以鞍子一面綃二匹段子一匹贈李彬妻○傳旨漢城
府今方大雨水災可慮水邊各戶女人及老弱皆令移置只留壯男婦
看守家財令各里色掌終夜巡緝考察○丁卯雷電大雨以風○輪對
○戊辰視事輪對○司憲府啓前護軍金畏棄糟糠妻尹氏改娶前府
使金穩女劾其所由答以有父命與不順老母去然其父之以無嗣命
改娶通書在戊戌年至辛丑年父歿與更三年喪而後棄之其非重違
父命急於繼嗣乃厭貧求富之意明矣尹氏隨畏母而居畏送棄書母
猶不黜之至改娶後出之則又非不順於母明矣請追還完聚下政府
六曹議之或云完聚或云否 上曰畏雖與更三年喪而其父之命不
可不從也其不即從父之命則非也然以獨子年至四十而無子則情
可矜也遂不允○司憲府啓今考禪宗僧中皓等供辭及宗門立案趙
末生爲知申事時受十品白銀二十兩情跡明白然事在赦前請其受
贈白銀追徵沒官不允○慶尚道監司啓寧海府使朴敦義抑賣魚鱉
取利又托造成科歛民間之鐵又官庫蕎麥五石分給人吏日守上項

收支文書燒火沒跡照律杖一百刺字蓄麥還官命敦義原從功臣職
牒收取外方付處濫支之物還官○上曰世子婚禮大臣或云十二歲
可也或云十三歲可也然十五歲而成嘉禮者 祖宗之成憲也讓寧
爲世子十四成嘉禮者爲其朝見也予則必待世子十五而成嘉禮今
已擇進獻處女欲爲世子預擇二三處女待年何如右議政黃喜曰 上
旨是矣○己巳遣同知摠制趙慕饋宮醞于白彥家○庚午遣摠制元
閔生饋宮醞于尹鳳家○遣護軍洪師錫致書于咸吉道兵馬都節制
使河敬復仍賜宮醞內廐馬一匹衣一襲笠靴其書曰甚苦暴露卿有
老母邈居晉陽歲在壬寅卿以邊警之急不遑覲省受命即行既赴鎮
仁以撫卒威以禦敵姦寇載戢邊民以寧予之倚卿隱若長城然倚閣
之望陟屺之恩已五年矣予何頃刻而忘于懷耶茲欲遣將代卿之任
謀諸廷臣實難其人古人有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則卿之盡心塞上
又豈非孝之大者乎且予體卿之意特加存恤卿宜自寬爲予効忠今
遣護軍洪師錫賜卿宴仍賜衣冠馬匹至可領也夏暑強食自愛自敬
復鎮邊野人畏威退遁不敢近曰此節制使豈能以居此乎必有見代
之日 上重之使以其任厚慰其母特加賞賜○輟火賊余慶○辛未

視事輪對○義禁府啓火賊余慶匿于藏義寺內資寺奴徐仁甫告捕
請依教許通爲良給縣布二百匹從之○吏曹啓謹按唐制郊社署令
一人從七品屬于太常乞依此制改社稷壇陞爲署置丞一人從七品
序於宗廟署丞之下以奉常注簿兼差改壇直二爲錄事其班次依
舊從之○黃海道監司啓支州府郡縣衙祿不足之數知司諫高若海
啓曰立此法之初臣則意爲不可而不敢言臣以爲衙祿不足而每年
計給則國庫虛竭而非萬世之長策也 上曰覽若陳言亦有此事大
臣又有言之者然大槩衙祿之田二萬結而其所收則四萬石矣雖支
四萬餘石國庫何遽至虛竭若海對曰每年支四萬餘石則豈不至虛
竭 上曰國庫所入少而所出多則不可所入多而所出少則何害國
屯田官屯田今已畢之至於衙祿不足若以爲國庫虛竭而不支則守
令何以贍其食或取之於民或有他術以濟之則其可乎近來民食不
足猶以國庫所儲周之况守令廩給乎姑行此法以見弊之有無○左
道水站轉運判官安尚縝啓水站救弊條件一初設站船時並用小船
每船定沙工一名格人二名每一站水夫轉運奴子并三十戶永樂二
十二年兵曹受教站船除小船並用大中船每站大船八隻中船七

隻其水夫奴子則仍舊而不加額當初小船行使輕快漕運京江不數日往還自設大中船船大人小來往不易非唯站夫受苦漕運稽滯深爲未便乞今後大中船轉運奴子以空閑奴子各加定二名一水夫及轉運奴子每年解冰以後冰合以前勿論家之遠近廢農贏糧不唯搬運祿轉雜貢至於倭客往來及諸島荻亂別窰土木等項轉運事多不勝其苦以此逃散失所者頗多乞加定水夫相迤立番以歇其役一水站轉運奴子水夫依各驛例蠲減徭役完恤曾有教旨今各官守令但凡徭役並皆差定無異烟戶實爲未便今後守令如有不從教旨如前役事者傳報監司施行命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左議政李穰右議政黃喜等議啓加定轉運奴子無閑歇奴子加給爲難自今各站除大船並用中船若水夫加定則以水邊各官散住都府外量減移屬相迤立番守令役使水夫轉運奴子者依所啓施行從之○癸酉視事論對御經筵○前都安撫使辛有定卒有定慶尚道靈山縣人判開城富之子以陰補散負累遷至精勇護軍丙寅從族兄忠清道都元帥李承源擊倭寇承源以彼衆我寡逗遛不進有定乃拔劍擬承源所乘馬而厲聲曰元帥荷國重息畏賊不進豈國家遣將意耶死生有命不可不戰

承源奮激與戰大捷又於南原之戰有定以單騎追賊馬踣倭跨有定
腹上欲拔劍刺之有定拉倭外腎翻身奪劍還刺之從承源四五年間
與賊戰凡二十五戰必捷有定之功居多以勇敢聞自 太祖在潛邸
侍從有年及即位賜原從功臣券燕土田臧獲癸酉秋遷三司左咨議
轉刑曹議郎有一僧僞造檜嚴三剛印信前等官論以死罪有定私自疑
之曰印有輕重罪豈無等乎更按以僞造關律印信律杖一百流三千
里移兵曹議郎丁丑國家罷各道都節制使置十五鎮僉節制使擇智
勇者授之有定首膺其選為伊山鎮僉節制使戊寅秋陞嘉善九月罷
庚辰 太宗為東宮薦有定判奉常寺事歷工禮刑三曹典書癸未倭
寇江原道 上召有定曰事甚急不待有司薦乃遣卿其速行即日上道
寇退仍判江陵大都護府事考滿以左軍同知摠制還朝府人慕之共
立生祠遷承寧府尹丁亥出為義州道兵馬使勅使黃儼回京遼東指
揮千戶軍人迎儼到義州留月餘抑賣私物有定禁止不聽儼及渡江
指揮輦有奪客館鋪席裹私物者有定令壯士拳之其人流血被面泣
訴儼有定突入儼前具告事由儼怒曰何無禮乃爾有定脫冠帶投地
曰帝賜衣冠于小邦一視同仁今官人等侵擾邊境恣行無忌不可

以衣冠禮義待之吾書官人所犯將入奏 天庭先殺官人而後死之
瞪目急呼壯士曰持佩劍而來先斬一人頭渡江儼失色謝曰吾過矣
遂杖泣訴者置酒而歡留別曰邊將當如是也是年冬遷慶源鎮都兵
馬使陸辭之日 上謂曰慶源乃 先祖肇興之地寬予東顧之憂舍
卿而誰對曰臣無他技只有赤心耳敢不竭力赴鎮數月以疾辭庚寅
春野人犯慶源殺兵馬使韓興富國家遣漢平君趙洵爲都元帥擢有
定拜左軍都摠制爲副往討之十一月遷忠清道兵馬都節制使壬辰
以疾辭甲午爲平安道都安撫使乙未以疾辭閑居十數年至是卒享
年七十四有定性本剛狷見人之失不能含容必唾罵之家入告置正
色曰貧與富均是一日再食諺不云乎雖丐者死有餘衣僅不餓死足
矣每見學者必慙勸學嘗自歎曰早歲不學是乃終身之恨也計聞
上震悼遣內官吊慰輟朝三日賜賻諡武節剛強直理武好厲自克節
一子引孫○忠清道監司啓左道都萬戶金孝誠不謹候望使倭賊入
境擄掠人物不即追捕按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命收職牒邊遠充軍
○大提學卞季良啓曰導官署所納細粳米一百三十七石以西籍田
所出稻令其所屬奴婢春正上納其弊爲大請如舊 上然之○司憲

府啓曰慎宜君仁以廣孝殿朔祭獻官晏起不及參神之禮殊無敬謹之意請依律論罪不允○賜卒搃制池伯顏賻紙七十卷及棺槨○賜順德候陳理妻李氏米豆十石○甲戌御經筵○上使左代言趙從生議於左右議政曰初太宗不奪芳幹爵牒與田民其後芳幹通同沈宗於是不得已而收其田民職牒蓋芳幹所犯在太宗潛邸時斷之止於如此至寡人之時芳幹之子宗孟亦以罪被死觀芳幹之罪雖不共戴天然以古人之言觀之適惠適怨不在後嗣芳幹孟宗則皆身所親犯據義以斷其他子女以 太祖之遺體緣父罪而窮厄其女五人三則已適人二則年皆過時而未嫁身親農事早夜奔走倘至失節誠可畏也近陳言者謂以 太祖之孫沒爲窮賤甚爲不可予嘉此言伊欲使芳幹之女悉令嫡夫以遂其生且 太宗奪芳幹奴婢科田之時 太祖所賜奴婢屬于本宮芳幹自己所得及妻之奴婢沒官予欲還給沒官奴婢使代負薪汲水之勞又其妻女子使嫡良人以遂其生予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在國家大體亦是左議政李穰右議政黃喜議曰若據律文則已嫁女子得免緣坐在室女子緣坐固其例也然此則 太祖之遺體非他比也而况女子嫁則從夫非男子之比 上教

凡當使官給資裝嫁之有奴婢平人俾免飢寒且屬公奴婢計口給之
其妾女子亦嫁良人可矣○乙亥御經筵○賜酒肉于讓寧大君○丙
子兩○視事輪對御經筵○親傳望祭香祝○議政府啓今祭供之需
令鐵原平康獵人稱網牌獵獲供進獨內膳無有掌之者或致乏絕有
乖臣子奉上之意况兩官獵人多至百數每月但供 文昭廣孝兩殿
朔望之羞而已名為獵人實是閑役乞依周制獸人之職兼供內膳其
獵人分爲三番官給網罟之資輪次每十日一獵以進不允○傳旨兵
曹今後人停後罷漏前有宮城門開閉事則入直兵曹堂上都鎮撫承
傳色注書司鑰一同開閉○丁丑兩○御經筵○咸吉道都節制使馳
報前月二十六日女真千戶高天等男女大小共五十名逃來入報慶
源前千戶李三指以事變探候到阿木河童猛哥帖木兒謂三指曰吾
等曾居余下時艱難管下人將牛馬衣服買得人物逋入慶源鏡城之
境則以楊木荅兀管下人例論專不送還管下人痛心欲擄掠慶源龍
城人物以償所亡歲在庚寅兀良哈兀狄哈等因人物擄掠終乃成群
作賊我欲專心歸順管下人亦以逋逃人之故勢將未得安心居接汝
其歸告節制使送還逋逃人物切惟彼人本是入面獸心生變難測今

鏡城節制使領兵馬防禦于龍城用戒不虞從之 上召政府六曹都
鎮撫及卞季良議曰楊木峇兀童猛哥帖木兒率其部落居我國之地
不可以敵國論也然在前背叛朝廷故其所擄掠唐人逃來則押送于
京今則朝廷許其歸順矣以其歸順而送還逋逃之人則有虧於我朝
事大之誠若押送于京則彼必然怒而生釁矣若欲還給以弭釁當於
此時決之中國雖或知之豈無可藉之言乎如之何而處之皆曰古今
天下之事當以大義處之今逃來人皆中國付籍之人也今若還給則
是猶助桀為虐事大之誠安在莫若一則固其防禦一則待之以厚而
其逋逃之人隨即押解于京可也 上曰還給之則於大義有乖予亦
以爲解送可也 上又問曰皇帝移御南京則世子豈以弱質朝見于
遠路乎欲於來戊申春令世子朝見於北京若令朝見必先嘉禮成嘉
禮則必先營東宮故計之已久而近因年儉未敢耳凡事臨時欲速必
不堅固欲自今秋經營何如僉曰近來變故屢興農事不稔當至來月
觀禾穀登否然後更議上然之○戊寅視事輪對御經筵○送乾古
道魚二積童子瓜交沉紫蝦醢二缸于迎接都監白彥欲進獻也○左
軍摠制趙定卒賜賻紙七十卷定女真向化人也○兵曹據咸吉道都

節制使牒啓鏡城府魚游間川以北龍城等處居民一百三十戶已曾
割屬於慶源然慶源龍城均是要害之地其間相距七十餘里倘或有
警節制使及時應變爲難且龍城與阿木河東良北連境尤是受敵之
初面其居民雖番休之日未得安心在家還戍龍城固無休息之期請
令魚游間以北之民專委慶源防禦以除其弊令鏡城節制使如無事
時則率明間以北兵馬分番戍龍城 上命政府六曹同議左議政
李稷右議政黃喜贊成權軫兵曹判書李潑吏曹判書李孟昉兵曹參
判李蕺工曹參判趙資禮曹參判金益精等議曰依所啓施行參贊崔
潤德刑曹判書鄭津工曹判書曹備衡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
等議曰慶源勢孤固非長久之計鏡城之人防禦他邑亦且未便今龍
城旣爲慶源之地宜於此退排防戍 上從李稷等議○漢城府啓水
火之災不可不慎今別立禁火都監備火災之道至矣獨此川渠無有
掌任之官似爲欠典若本府掌之則雜訟稽緩若五部掌之則無使令
而不能勝任上項禁火都監使令旣足又無他任請依前朝街巷都監
例令禁火都監兼掌之下吏曹○傳旨工曹勿禁爐甘石採取○司憲
府啓咸安教導魚變尾文科會試中場製述古賦違韻囑對讀官奉禮

趙寧修改寧改二字事覺推劾之際變尾誣以在場屋中知其落韻而改之今南秀文書之間於秀文秀文又如變尾所言按律變尾杖六十徒一年趙寧杖一百秀文杖九十命各減二等○己卯視事輪對御經筵○遣前大護軍李士欵賫進獻鴉鵲三連黃鷹十二連與尹鳳頭目王勝毅向瑞興因鳳傳宣諭也○傳旨刑曹芳幹未嫁女子二人各給其母屬公奴婢并二十口○刑曹啓星州囚李龍罵父歐繼母律該處斬從之○庚辰視事輪對御經筵○遣都檢制李隨于瑞興賫宣醞慰尹鳳○命左議政李稷右議政黃喜戶曹判書安純等往審衍禧宮修葺之備力役之功仍遣同副代言許誠賜宣醞蓋將移御也○辛巳輪對御經筵○吏曹啓城門禁火兩都監常時皆無可治之事各別設立俱有使令供億之弊宜并合稱爲修城禁火都監其修城禁火疏導川渠修道橋梁等事並令專掌從之○使臣白彥回自水原遣贊成權軫判書鄭津代言金赭迎于漢江設慰宴○壬午使臣白彥來見 上引入慶會樓行茶禮贈土豹皮二領仍設溫斟宴○癸未以閔汝翼爲大匡輔國驪川府院君趙大臨大匡輔國平壤府院君宋居信輔國礪山府院君卞季良判右軍府事趙秩中軍都檢制李隨藝文館大提學李

仔宋希美並同知摠制鄭孝文慶昌府尹追贈自彥父龍禮賓少尹祖
守軍器判官曾祖桓司宰注簿姪朴真授右軍副司正季良以儒宗修
仙道祀非鬼設水陸故臺諫久不署告身○甲辰御經筵○刑曹啓權
聃棄妻朴氏告父習曾給奴婢并九十九口并没于都官乞依律文還
給今考律文女子許嫁已定歸其夫不追坐請考其又與還給從之○
乙酉遣知申事郭存中贈使臣白彥夏衣一襲靴套細苧麻布各二十
匹人參三十斤滿花寢席方席各六張石燈盞一事回贈細苧布九匹
細麻布十八匹中宮回贈細苧布七匹細麻布十四匹世子回贈細苧
布六匹細麻布十一匹又贈頭目三人衣靴苧麻布各二匹○遣內官
李貴饋別膳于曰彥○幸太平館設饌宴○丙戌義禁府啟侍女水清
盜御庫白紗及綵線律該處斬家產沒官從之知司諫高若海啓曰臣
以為殺人不可輕也古之聖人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必審其
可殺而後殺之且凡死囚法必三覆奏今官人盜財帛下義禁府斬之
刑曹三覆奏而義禁府不一奏何耶後世中主脫有任其私怒藉此為
口實便下詔獄輕行死刑非所以垂法也上嘉納之即命義禁府亦三
覆奏○司諫院右司諫朴安臣等上疏曰臣等竊謂人君之舉當順民

心今歲火災已甚水旱并至民生可慮臣等伏聞大駕將移幸西宮臣等罔知事由竊伏惟念當此歲歉移幸城外則百官有司侍衛軍士下至賤肆奔走往來轉輸供億野處艱苦之弊不為不多非特有違於周官荒政弛力輕縶之良法實有虧於 殿下謹天灾悶人窮之本意伏望 殿下停此移幸以慰民望如不獲已而移幸乞依年前之舉於京城內移幸以便民生 上曰予之此舉非其時故於予心亦未安爾等疏請果合予意今姑停之然當十二月將欲移御其事由親見說之○丁亥白彥詣闕辭 上迎入勤政殿行茶禮彥還命知申事郭存中之大平館勞之○戊子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幸慕華樓餞白彥贈廐馬一匹命左議政李穰刑曹判書鄭津知申事郭存中餞于碧蹄驛○京畿監司啓道內安峽去京城遙隔道路險阻直納轉輸之弊不小且介於黃海道兔山縣之境監司按行必經兔山又忠清道竹山縣在道內陰竹安城兩官之間巡察亦必由竹山而行願割安峽縣移屬黃海道割竹山縣移屬本道今議政府諸曹議之○留後司宣慰使都摠制李澄發行○司憲府啓曰禮曹佐郎李承門待典樂黃植於公廳坐以繩床令史朴之雅等執植奴而訊之又告于堂上今究其由乃承門以

私妓學玲瓏也請科罪以礪士風 上曰雖禮曹郎官於通妓何尤姑將濫許典樂坐繩床并朴之雅無禮之罪按律以聞○咸吉道監司啓道內安邊永興端川採金每年春秋役民各限四十日然貢數不准或役至五六十日春耕秋收每年失時又况道內節氣春則三月望後永解秋則八月望前降霜入水採金手足凍傷其苦尤甚請減歲貢三分之一以弛民弊從之○已丑大風以雨○御經筵○追捕火賊道者於陰城縣囚于義禁府○刑曹啓奴伐應愁伊石乙同明火強盜律應處斬從之○庚寅御經筵○黃州宣慰使雲城君朴從愚發行○司憲府啓曰近日谷山府院君延嗣宗以病妻相見特許來京臣以爲初安置遠方以其懲戒貪污也旣安置則雖父母之病未易來見况其妻病乎上曰夫婦比之父母雖輕然其情義亦重來見妻病而歸何傷於義○辛卯大風以雨○親傳朔祭香祝○平壤宣慰使慶昌府尹鄭孝文發行○慶尚道長鬻縣人仇元吉妻一產三男命給米○以李皎同知敦寧李明德爲禮曹總判金益精崔洵並中軍同知摠制趙啓生右軍同知摠制尹夏中軍摠制申橋右軍摠制柳頴漢城府尹安崇善司憲掌令尹炯左獻納宋命山司憲持平元滉司諫院左正言成自諒右正言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三

秋七月壬辰朔御經筵○安州宣慰使工曹參判趙賚義州宣慰使同知揔制趙慕叢行○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江界滿浦口子相對彼土皇城住兀良哈張三甫與鎮撫安有謙說我等奴婢汝節制使解送京師使我等不得存接故已將家財小兒送婆猪江吾以皮船五六隻乘隙渡江剽掠江邊農民可以償吾所亡彼既人面獸心生變難測江界道軍馬若分六番則三翼番上軍士纔九十餘名恐未能應變請分三番防禦從之○兵曹據司僕寺牒啓箭串壺串養馬根尋逃逸馬匹時所帶木牌依前樣作三十朱漆一面烙兵曹火印一面刻養馬二字分授養馬若有逃逸馬匹即帶此牌根尋至京畿各官所至各官各驛考牌面供給若於畿內未得則終到官開具逃逸馬匹之數與毛色次次移文各道搜覓上送如或遲緩依律論罪從之○刑曹啓唐津萬戶尹呂私用營中糙米四石及綿布二十一匹且以雜物濫給軍官按律監守自盜杖八十刺字從之○遣上護軍金時邁賫奏本三道如京師賜時遇衣一襲笠靴其一宣德元年三月十二日欽差內官尹鳳到國欽傳 宣諭你去朝鮮國對王說年少的女兒選下者等明年著

人取去欽此於在城及各道府州郡縣文武兩班并軍民之家儘情選
揀到女兒五名俟候欽差前來更加選擇進獻先將各女兒生年月日
及父職事姓名籍貫逐一開坐一名果毅將軍雄武侍衛司上護軍金
仲鈞女兒年一十六歲辛卯閏十二月十四日寅時生籍貫全羅道光
州見住漢城府一名威毅將軍中軍都摠制府經歷所經歷朴安命女
兒年一十四歲癸巳三月二十七日卯時生籍貫全羅道順天府見住
漢城府一名修義副尉中軍副司正崔瀟女兒年一十三歲甲午二月
十六日戌時生籍貫全羅道和順縣見住京畿金浦縣一名修義校尉
左軍副司直盧從得女兒年一十一歲丙申九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籍
貫京畿交河縣見住漢城府一名修義副尉右軍副司正吳倜女兒年
一十一歲丙申十月二十六日寅時生籍貫全羅道寶城郡見住忠清
道鎮川縣其二欽差內官尹鳳到國欽傳 宣諭你去朝鮮國對王說
選幾箇會做茶飯的寡婦等女兒每來時一時取欽此選揀會做茶飯
的婦女六名俟候進獻其三今備赤狐皮一千領差陪臣上護軍金時
遇賚領赴京進獻○癸巳視事輪對御經筵○謝恩使宜山君南暉回
自北京○戶曹據漢城府關啓城內無親族丐乞絕食人二十四名依東

西活人院病人例每一名一日支米一升今七月始賑濟從之○傳旨
兵曹遣成才別軍一名賚小火砲一百二十往慶源鏡城等官擇官奴
穎悟者教習○甲午視事 上問戶曹判書安純曰今年禾穀如何純
對曰慶尚全羅道則有豐稔之兆大槩各道田穀尤盛唯黃海道七站
之間似將凶歉 上曰以今年之旱不圖稍稔也○親傳秋享大祭香
祝○輪對○稷山縣監李韻龍津縣令禹興範辭 上引見曰近因水
旱民不聊生選汝等以遣其體予意不奪其時勸課農桑使民足衣食
免飢寒○賜內膳于讓寧大君○乙未御經筵 上謂經筵官曰予讀
易已畢姑且溫古○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遣人進謝恩箋其辭曰
星使忽來睿訓示獎天寵曲被感涕交流揆分踰涯銘骨圖報伏念臣
猥將庸昧夙荷洪私危身奉公恒不忘於寤寐爲國禦侮敢辭難於捨
攘第恐計算之乖未副委任之重欲竭駑鈍期以折衝乃今恩賜眷加
勞慰增至感激之至固知攸爲茲蓋伏遇精一執中敦大成裕旁求俊
彥熙庶績於百工慎固封疆壯洪基於萬世謂臣粗諳其邊事俾臣匹
休於古人臣敢不力繼前修益堅素守宣德威於獷俗佇見歸仁課耕
牧於遐氓永底樂業○丙申禮曹啓祀典所載外各道山川神祠祈雨

後報祀祭令其官行之從之○丁酉以李中至爲摠制鄭龜晉吏曹參議朴葵刑曹參議崔士儀工曹參議○戊戌臨江縣監鄭承緒鎮海縣監李尊林辭上引見謂曰守令職在承流宣化汝等各就乃職專以愛民爲心輕徭薄賦以安其生承緒對曰京畿之民去歲特蒙上恩蠲免甚多然視他道則賦役爲重上曰然○對馬島左衛門大郎使人謝賜絲麻布等物兼請造船于富山浦仍獻硫黃二千斤回賜正布六十五匹糙米二十石命從造船之請○宗彥六請還被俘倭時羅望古等五名許之○己亥視事輪對○知丹陽郡事權執智順天都護府使李叔明金化縣監成翼之萬頃縣令尹文卿等辭上引見謂曰守令之任專在慈祥輕徭薄賦以安民生爾等勉體予懷往欽哉○義禁府啓火賊李金道者律該凌遲處死從之○傳旨戶曹濟州田租於陸地田地例減半收之○禮曹啓前此禁火都監屬兵曹城門都監屬工曹兩都監今既併合請屬工曹從之○伴送使元閔生以書啓曰尹鳳請火藥十餘箇欲用於東八站草野命以蒺藜砲五大發火十中發火十送之○咸吉道監司啓自永興府歷長谷驛至定平纔五十里道路平易自預原至定平相距七十餘里道路險阻光城嶺甚高峻故大小

使臣皆由長谷以行因此預原之酒泉巨川兩驛本既阜盛而又無使
客之弊定平之多甫台驛原是凋殘而常受其弊且驛丞厭其支對常
在斜路酒泉驛不願大路驛館甚爲未便請以巨川仍屬預原酒泉合
屬於東歧驛其酒泉道改稱東歧道使丞檢察大路諸驛以除其弊命
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宜從所啓從之○刑曹啓銀非本國所產埋葬
銀徵之爲難請以銅錢准銀價徵給從之○上問於禮曹判書申商曰
李氏雖非一李固有嫌矣今爲東宮擇配凡姓李者皆不許與焉何如
商對曰大抵配匹之賢世不常有雖有德容而門地不合則不可生
年月日不合則不可今又李氏不與則選揀尤難 上曰古人云不娶
同姓不知其姓則卜之古人之於同姓謹之者至矣雖非一李子謂不
可卿等更議以聞○庚子富平都護府使趙興青山縣監朴如達辭
上引見謂曰守令近民之職尤重其選近年忠清京畿之民因旱失農
爾等往恤民隱○傳旨吏兵曹還給朴去非職牒仍命去非仕忠義衛
○壬寅前判府事崔迤卒迤舊名遠字惟明江陵府人江陵君有璉之
子出身都評議知印庚申拜郎將兼糾正出知旌善郡又爲交州道按
廉使累遷版圖典法揔郎監門備巡衛大護軍三司右尹庚午夏兼司

憲執義轉三司左尹時我 太宗爲右尹迺心知有聖德日益敬待及
即位每稱迺有知人之明壬申判通禮門事是年秋 太祖開國以迺
除中樞院右副承旨陞左承旨甲戌陞中樞院副使乙亥拜京畿左道
都觀察使兼兵馬都節制使丁丑出爲完山府尹庚辰入爲中軍摠制
左軍摠制兼大司憲壬午出爲全羅道都節制使甲申入爲叅贊議政
府事乙酉拜工曹判書中軍都摠制丁母憂明年春適有邊警 上特
召赴闕賜衣冠仍起爲忠清道兵馬兼水軍都節制使固辭不允戊子
爲吉州道都安撫使己丑領晉州牧事壬辰入判敬承府事轉刑曹判
書癸巳春赴京賀節日秋拜西北面都巡問使乙未又爲叅贊丙申判
右軍府事戊戌開城留後歷贊成戶曹判書庚子慶尚道都觀察使以
事罷甲辰 太宗文皇帝崩以迺爲進香使特加崇祿判右軍府事至
是以疾卒年七十一計聞命中使致吊輟朝三日官屯葬事迺處已謙
恭喜看書睦宗姻臨終召諸子姪曰吾家本以州吏至于今日者以庶
謹小心耳汝等勉之謚僖景小心畏忌僖由義而濟景副室子四景仁
景義景禮景智○癸卯判沃溝縣事柳漢晉州牧使鄭安道判咸從縣
事徐係陵知寶城郡事李昶忠清道都事慎幾全羅道都事李伯衍礪

山縣監金士行雲峯縣監朴珍奉化縣監玉崗恩津縣監尹衡殷等辭
上引見曰予本重外任近因水旱之災民失生業宜各小心臨民○咸
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馳啓今六月十七日女真千戶楊木荅兀弟楊
滿皮使千戶於乙於百戶兀良哈多陽哈等來說我奉 聖旨推刷親
兄楊木荅兀率來人物今到阿木河然親兄率來人五十餘名皆逃在
貴國地面幸即送還臣荅云今投來人曰我等原住開陽城曾爲楊木
荅兀所擄到阿木河童猛哥帖木兒第九察於沙哈子權豆等分執爲
奴使喚或轉賣兀狄哈不勝艱苦願因大國欲還鄉土夫上國之民欲
還本土而來禁之不可且再降 聖旨令本國推刷汝等所知也今若
送還付汝等則有違大體不可從也以此開諭送還其所賣 勅旨騰
寫以進其勅曰 皇帝勅諭千戶楊木荅兀等爾等昔事我 皇祖太
宗文皇帝效勞於國亦有年矣我 皇考仁宗昭皇帝即位之初撫念
爾等挈家遠遁遑遑無依特遣指揮金聲賚勅往諭爾等即能改悔遣
弟楊滿皮等來朝足見向慕之心朕恭膺天命嗣登寶位恪遵先志特
除楊滿皮爲正千戶就遣同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賚勅曉諭爾等凡
前所有過失今一切不問爲官者仍復爲官爲軍爲民者仍復本役勅

至爾等即率領家小回還本土團藥居住安居樂業永享太平之福切
勿自生疑慮以取後愆故諭○甲辰命賜謹寧君母賻米豆并二十石
紙八十卷 太宗宮人也○乙巳遣禮官致祭于卒左諱政仍令致死
柳廷顯其祭文曰盡忠輔國治允賴於元臣崇德報功禮當隆於恤典
惟卿簪紳華胄廊廟宏材純勤精博之才可以酬酢萬務雄毅剛方之
氣亦能聳動一時爰承 列聖之獎知驟歷華聯於中外出宰數郡則
人皆去思而來慕入長諸曹則事皆網舉而目張議獄十年時擬蘇公
之明慎觀風四道民歌召伯之詢宣以至執臺綱而邦憲肅清堂銓衡
而人材登進且以經文緯武之略乃膺出將入相之權當島夷之犯疆
統舟師而討罪邊民賴以寧靜殊俗服其威靈所至有稱無施不可真
槃錯之利器而國家之元龜嗟予寡躬嗣承丕紹思克篤於前烈盍圖
任於舊人卿以累朝之英者且連姻於宗戚惟時位望獨冠臣僚故行
爰立之除益峻具瞻之望尋以在告之日以勉從謝事而閑居庶幾享
年永作巨川之舟楫何期捐世忽摧明堂之棟樑遽聞計音曷勝嗟悼
率百官而哭輟三日之朝令節惠以易名又飾終而致奠於戲生既同
於休戚敢忘卿之舊勲理無間於幽明深體予之至意○丙午視事輪

對○傳旨司憲府放趙涓延嗣宗掌令李安敬啓曰涓與嗣宗所犯比
趙末生則有間然以功臣宰相受儉小人奴婢貪陋甚矣 殿下明正
其罪放黜安置所以懲後人也今未旬月遽爾召還其於用刑似爲輕
易 上曰初欲警貪墨之俗黜之于外然此二人皆功臣不可以輕罪
廢之且徐思之事在赦前予誤放黜大抵處事而知其誤則雖昨日之
事今日改之可也豈計旬月之未滿也勿復有言○遣禮官致祭于卒
都安撫使辛有定其祭文曰委質效忠節不渝於夷險褒功紀德禮當備
於哀榮惟卿稟性剛明操行敏達旣夙抱其將略又精通於吏才慷慨
敢言有古直臣之氣廉清寡欲自同寒士之風爰自幼年遂躋膺仕從
聖祖於潛邸乃有原從之勲事 昭考於儲宮以委軍事之重由是
歷揚中外蔚有名聲秋部議刑決訟平允三司治賦會計詳明以至分
符數州建節諸鎮軍民立祠之遺愛無愧羊公夷虜款塞之威風有同
班氏庚寅之歲野人犯邊震擾我士民虔劉我將卒卿爲副帥獎礪玉
師殲群醜於一戎掃妖氛於千里功固大矣早以養疾謝事居閑庶休
致於桑榆未有資於龜鑑云胡不勸遽爾盡傷命有司而易名又遣官
而致奠於戮者英已逝蓋舊績之難忘恤典斯加慰貞魂之不昧○命

量減各道魚梁及船稅因前判牧使鄭守弘陳言也○丁未親傳宗廟社稷報祀祭香祝○戊申視事上曰近聞諸山神宇頽圯或有祭煨燼之主誠可哀也欲自今時遣禮官檢察以爲恒式若何右議政黃喜對曰此法甚佳上又曰雄馬皆驕故近年馬無良善且禁驕之令載在六典自今痛禁驕馬如何禮曹判書申商對曰國人有可用馬則不問大小作驕馬之無良正由於此申明此法實爲便益上又曰監司承一方之寄其任至重不可輕也今監司一有所失則六曹輕易致詰似爲未便且憲司則風聞公事皆得劾之而監司獨不得風聞舉劾亦似未便又無妻子窮人年七十以上者予欲收養之行此三法若何喜對曰臣嘗受監司之任詳知其弊監司小有差誤諸司移文辱詰誠有未便且風聞之事監司得劾則守令尤有所畏若養老之法則太宗嘗聚老人於一處備衣食以養之然老人不肯就會欲行此法莫若各給衣食以從其便此三法皆可行也上即命立法○知司諫高若海啓曰趙洵延嗣宗元罪之人今皆蒙宥還京其時枉法臺長金沘林仁山所收告身亦宜給還以開自新上曰人臣無私豈可枉法阿私而匿不以聞乎不忠之罪莫大於此何可遽給職牒涓嗣宗則只受私

贈其罪小且功臣不可以黜于外故命還于京爾受贈之失與枉法之
罪何可等論遂不允○親傳霄祀風雲雷雨報祀祭香祝○輪對○義
州判官盧承德仁同縣監康生鈔海美縣監康履等辭 上引見謂曰
守令之職勸農桑均賦役使民各得其所爾等勉焉○己酉輪對御經
筵始講大學衍義○傳旨各道監司一方重任雖有誤錯事六曹毋得
擅論是非移文○知昆南郡事河敬履進謝恩箋其辭曰臣母特蒙
聖恩泣謂臣曰 主上殿下以汝兄敬復成禦東北憫寡妾無扶養者
授汝旁郡以副舐犢之情且慮飢寒去年賜以米帛恩至極矣今又浹
歲再受優賜感激之至至於忘言無由報謝但祝 聖壽萬年仍願天
假餘年得見汝曹盡心奉職小報天日曲照之恩汝以妾意上達 天
聰臣敬履竊念臣父承海歷事 太祖太宗朝生被優殊之寵歿加賜
賻之榮臣兄敬復自 太宗朝以至今日崇其爵秩厚其田祿臣亦以不
才屢蒙顯授爲郡數年略無寸效旋加資級 聖恩優渥昊天罔極且念
爲臣之義奔走折衝不足爲勞刀鋸鼎鑊不足爲危臣兄敬復職在禦
侮禁戢草竊分所當爲 殿下屢加賞賜優養臣母臣恐將母之念不
獨臣之兄弟天眷綢繆偏極寒門臣之母子不勝感激祝壽之至謹陳

謝以聞○傳旨禮曹惠養老疾已有著令中外官吏漫不舉行其養老條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僉議年七十以上無子無親寄食他家者令京中五部外方各官備細推考錄名傳報上司支給衣糧使不飢寒糧則以國庫米并鹽醬給半年之食衣則每年給布二匹各官以所產魚肉菜菓隨宜惠養違者內而憲府外而監司嚴加糾察從之○庚戌上未寧○遣左副代言金楮賜宴于春秋館○前慶昌府尹柳章卒致賻○辛亥知康津縣事尹殷保寧縣監安從義每陰縣監裴燾等辭上曰爾等各赴遠邑當見以送予適未安未能接見爾等知之○前右議政趙滄來自忠州謝恩○壬子宗親駙馬乃議政府六曹三軍府前銜宰樞與臺諫詣闕問安○癸丑宗親大臣臺諫問安 上曰予病向差今後政府則使舍人六曹則使禮曹郎官一人問安○甲寅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對馬島倭人沙斤古羅以本島凶荒率妻子及漢人四名出來願欲留居請前項漢人依前例解送倭人安置于忠清道陸地各官給衣糧田地從之○乙卯 上曰予病漸差其勿問安○丙辰傳旨吏曹今後犯罪蒙赦人薦用時罪無大小開具罪名取旨後注擬以爲恒式○賜內醫揚弘達曹聽朴允德全仁貴衣各一襲○大司憲權

蹈等上疏曰臣等竊謂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禍是以漢宣帝嘗曰田里無愁嘆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然則是職之係乎生民尚矣惟我 殿下以堯舜知人之明尤重是選慎簡以任又當陛辭親賜接見其擇人之精慮民之意至矣盡矣然列郡至多未免有吹竽混真之患故老億昏昧軟弱庸劣之徒間於其中僥倖殿最苟經歲月以壞厥官而貽患於吾民大矣臣等叩荷聖知承乏風憲不敢含默姑以所聞具疏以聞伏望並皆罷黜代以循良之臣以重牧民之寄不勝幸甚全州府尹金廷雋延安府使劉直順興府使金謙善山府使安奎襄陽府使鄭倫知高原郡事朴標知沔川郡事曹繪老億昏昧權歸吏手知龍岡縣事崔澤衿川縣監金祚軟弱庸劣奸吏用事命下吏曹○丁巳命還給權希達科田○司憲府啓監司專制一方而守令不法不得風聞舉劾故守令無所忌憚恣行不義民受其弊請守令汚濫作弊事令監司依本府例風聞推劾以懲不法以除民瘼從之○戊午掌令安崇善啓曰胡跪之禁六典所載又於己亥立法申明請令本府書吏入闕考察 上曰毋禁崇善曰然則胡跪之禁何以處之 上曰予非弛胡跪之禁憲府之吏稱爲禁亂

出入宮禁實爲未便故命勿禁耳予當別有區處遂傳旨兵曹曰大小
負人闕內私相胡跪非禮也本曹專掌考察禁止可以擅斷者直斷不
得擅斷者啓聞施行○己未掌令李安敬啓曰吏曹以下宏宣和李守
良金啓爲損實敬差官宏前任守令時考三中罷和啓守良皆考下等
罷且少不更事安能當此重任即命改差○庚申刑曹據慶尚道監司
關啓各道海領受職者論罪依平安咸吉道士官例施行從之○司諫
院啓副司正羅繼副司直安格爲全羅道水營鎮撫於甲辰九月倭賊
追捕時無助戰之功處置使尹得洪朦朧啓達冒受本職請焚職牒從
之○辛酉清河縣監閔寅辭 上引見謂曰守令之職務在輕徭薄賦
體予至懷往欽哉○八月壬戌朔遣上將軍李思儉于咸吉道大護軍
李士欽于平安道捕進獻海青○傳旨禮曹今後講武行幸各道監司
毋得進馬○癸亥視事輪對御經筵○吏曹啓內侍茶房宣差架閣庫
三軍錄事等成衆官其迺兒職於事煩各司叅外送相差下雖有褒貶
無憑考黜陟之法故迺兒受職以爲常事不勤職事待滿日月曠官廢
職者容或有之今後上項成衆官當去官之日通考錄官時褒貶等第
上多者東班及守令中多及居下者西班叙用從之○兵曹啓在前舊

甲士取才步射則用木矢射一百八十步不問斜枉過則取之其未入步射者又再試騎射不分馬手鈍快三發一中二發二中則亦取之其於試取之法未便請今後步射張侯左右各五步立標將三矢標內過一天及騎射二次三發一中以上馬手俱快兩才俱入者取之 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啓別賜功臣丘從伴倘以京畿閑良人差定曾有著令道內各官散住正軍奉足人潛隱上京於上項伴倘及防牌隊長隊副連續投屬規避軍役因此防禦虛疎請防牌伴倘內本道人一皆革除屬軍赴防其有擅自上京潛附勢家求屬者痛禁 從之○刑曹啓慶尚道泗川縣人仍邑實蹴傷白丁朴文妻熊德落胎而死律應絞從之○大司憲權蹈啓曰禮曹參判李昞德嘗爲兵曹參判時受金孝知珊瑚纓之贈本府劾之明德荅云吾以良馬給其直孝知已死其弟有知云父宇在時明德受父紫駟大馬明德之給良馬乃是紫駟馬價也珊瑚之價奚啻良馬原其情明德之受贈明矣又西班牙官爵多出於明德之手八品甲士番下時受七品七品受六品三四年間至四五品以至無職之人退坐于家不問賢否遙授其職官爵之濫莫甚於此會謂聖代有如此事乎其貪汚之罪不可不懲 上曰受珊瑚事在赦前

勿論可也至於遙授其職者不可不問○知司諫高若海啓曰臣聞咸
吉道採金之役他道所無而貢額不減民弊甚鉅且鏡城守禦軍民艱
於往來不無嗟怨伏望量減貢數移鎮龍城以除民瘼 上曰採金之
弊則予亦知之已減三分之一鏡城置鎮 先王已定之事不可輕改
○輪對御經筵○甲子視事○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刑曹啓金道
鍊子金羨金絢子金得敬等相訟奴婢良賤籍俱不明請屬公命皆屬
補充軍○乙丑命注書安質觀禾穀于迎曙碧蹄等處○賜注書張厚
安質內廐馬各一匹○丙寅兵曹啓信符體制曾依後漢故事用木二
寸上圓下方烙信符二字雖更數歲尚不異制故姦詐之徒或拾或竊
料其連年通用互相買賣公然佩持甚者詐稱某官根隨某司令史考
驗之際難辨眞僞乞自來丁未年爲始隨歲殊形一面上烙信符二字
下烙其年干字一面深刻所屬官名信符二字用印篆干字用大篆來
丁未年體方烙丁字次年體圓烙戊字又次年六稜烙己字又次年上
圓下方烙庚字用四形周而復始改授之際收舊符燒毀方給新符
從之○丁卯禮曹啓甲辰八月投化受職女眞睦加乙獻原係開陽人
請與今來女真人一時解送加乙獻一時偕來金劉時應哈李於乙

虛取及乙巳八月投化金巨伊代金好心波大陽哈等自開陽被虜而來者並皆解送且上項人等初來假稱野人向化濫受官職合收告身從之○戊辰命召左正言元滉曰李伯寬李元奇何故不出謝對曰伯寬之父居易罪干不忠得罪先王尚不得入於京城况其出謝乎李元奇則歐傷妻母關係綱常所以不署告身上曰太宗嘗言居易得罪之由非傾我也惟不謹言之故也其子伯寬可以用矣言猶在耳故今乃除官若曰居易之罪大而其子不得立朝則如上黨清平雖曰駙馬義不可一日而置諸位也其罪止其身而不及子孫者多矣爾等其思之○己巳命司僕提調崔閔德及兵曹判書李潑叅判李蕘知申事郭存中右代言金孟誠等今後各道諸島牧馬冬月除分養各官仍放過冬及郊草積峙之事擬議便否以啓閔德手議曰仍放則無分養之弊然慶尚全羅等道冬不甚寒故牧場馬猶可得草其餘他道值冬則寒若無過冬之備而雪深則必致飢死除慶尚全羅道外須令牧子及諸島近處船軍刈草積峙以爲經冬之備姑試之○右司諫朴安臣等上疏曰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不忠曩者李居易不忠之心蘊於中而發於言其時政府功臣六曹臺諫具辭以聞請置於法惟我太宗

特從寬典不置極刑只收職牒放黜于外終身不齒而得保首領其亦
幸矣今其子伯寬特授上護軍之職臣等以爲不可署經而未及啓達
今乃命臣等許令署經臣等竊伏惟念其父既犯不忠而其子苟得立
朝則無以戒後前日臣僚累請不已亦以此也伏惟 殿下還收其職
以戒後世亂賊之心不允○刑曹啓僧省瓊與百姓姜世謀歐殺師僧
律該處斬從之○庚午命注書安質觀禾稼于迎曙驛高陽縣等處○
禮曹據社稷署呈啓署旣以七品衙門新設其司吏請以同品典獄司
吏七內減其二定於本署從之○辛未兵曹啓今倭人麻多和知從被
擄德恩船軍曹德生礪山船軍朴亡達投化而來請德生亡達還送本
家麻多和知從其自願二人中俾令同住限來年給口糧穀種從之○
司憲府啓副司直康好德疎薄正妻倡優雜類互相作妾恣行淫慾律
應杖八十前注簿文斯疎薄正妻以曾入內侍女寶背爲妾率居略無
朝士意趣請并照律論罪命文斯功臣之子勿論好德減一等杖之○
壬申 上謂代言等曰向孝寧大君疾劇予欲往問適予亦未安不果
意謂更不相見日夜憂懼乃今平復其喜可量來秋夕祭後欲慰之○
司諫院啓護軍安吉本以私賤訴良幸於丁酉以勿問是非屬補充軍

官至護軍曾降教旨良賤未辨稱干稱尺屬補充軍者限七品以故安
吉告身已滿五十日未敢署經命兵曹收官教火之○甲戌親傳厚陵
望祭香祝○乙亥親傳望祭香祝○丙子 上率群臣詣廣孝殿行秋
夕祭還宮設宴慰孝寧大君補命敬寧君排恭寧君裊慎宜君仁順平
君群生溫寧君程誼城君容平壤府院君趙大臨宜山君南暉雲城君
朴從愚日城君鄭孝全坡城君尹愚判府事韓長壽侍宴入夜乃罷○
春秋館進 恭靖大王實錄○前掄制李明德上書曰歲戊戌 太宗
賜臣內廐驄馬善走步不合於臣故給臣女婿武科洪治金孝知見而
愛之以所帶珊瑚纓子與治換之孝知既死其妻沈氏及弟有知欲還
纓子誣臣借而不還憲司以此沮臣告身臣告狀辨明當反坐憲司掇
拾臣失謂臣在兵曹時招權賣官其時新設義勇衛加設龍奮虎牙等
司凡大小軍務及官職除授與同僚共議親稟 上旨施行豈有無例
而擅為之事今當公道天開誣陷非辜不勝痛悶伏望 聖慈乃召掌
令李安敬曰明德之事情涉曖昧今後勿問而出告身安敬啓曰金孟
寶趙務自八九品遷至四品李蕪善遷至副司直尋拜司直臣謂上頃
人等既經赦宥罪難追論其濫受之職宜還收奪明德冒濫之罪亦在

宥前雖不加罪宜罷其職 上曰既受副司直而即除司直者兼善一人而已其餘或以次而授或有年久而後授之者當此之時豈獨明德而已明德 太宗所委任勤以奉職者其可以濫授一人遽罷之乎且其告身滿五十日則不可宜速署經雖固請予必不聽○刑曹啓三陟囚殺人強盜金末乙巾律該處斬從之○丁丑視事輪對○慶尚道星州住故直集賢殿裴閔妻宜人羅氏爲其夫廬于墓側終制事聞命旌門復戶○咸吉道監司啓永興伯崔氏墓祭族屬踈遠者謀欲避役稱爲子孫托言自備奠物不納貢賦既爲不當况非子孫而奉祀尤爲未便請於子孫內直孫復戶奉祭其非子孫者論罪定役命下禮曹直孫及非子孫而稱爲子孫者分揀啓聞○傳旨禮曹 王世子親迎儀注與詳定所同議修撰○司憲府啓護軍申丁理以妻之臧獲贈與族親又以奴夫介閑卜贈趙末生且踈薄正妻以妻婢藥非爲妾本府劾問之際他處贈給奴婢則直言不諱獨於末生贈與奴子則厭其附勢之名諱而不言丁理專賴妻之奴婢使喚資生以至行贈而其妻以病全不醫療任其生死乃令藥非全幹家事敗傷倫理莫此爲甚且別無才行專事諂媚初附河益後附末生搖尾乞憐以取顯官人所共知乃於

去春上書深譏趨附權勢之非似若不由權門以進者以要 上知言
與行違極爲姦狡請依律斷罪 命照律疎薄正妻罪杖九十改正專
事權門以取顯官上書深譏趨附以要 上知罪杖一百從重杖一百
上曰若以上書罪之則後之上書者必憚焉 命杖七十改正○忠清
道監司節制使與敬差官共啓道內瑞山多利串與陽土津孟串四牧
場親到看審頗有未便上項牧場馬可以合放之處訪問看審洪州任
內大山串水草俱足牧場造築力役便易請大山串居民於多利土津
孟串從自願移住待秋收後四牧場馬移放於大山串 命下兵曹兵
曹請依所啓於冰凍前築場令丁未年春等點馬別監擇馬之大者放
於大山串小者放於興陽串 從之○禮曹據司譯院牒啓在前四
孟朔取才依三館例以四書詩書古今通略小學孝經前後漢魯齋大
學老乞大朴通事周而復始臨文講試去庚子年並令背誦然因赴京
護送押送無時使臣館通事或累朔出使讀習無暇且各年壯未易背
誦請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書分爲四孟朔背誦其餘諸書依前例臨文
試講且譯學之任言語爲大并試之 從之○遣監正金爲民于濟州
問民疾苦○執義鄭淵極論李明德之罪 上曰十年以前之罪可以

怒之○戊寅視事輪對○傳旨今後死罪照律啓聞時獨子則依功臣子孫例開具以啓○罷密陽府使魚仲淵仲淵有老親不告吏曹於拜辭直啓故憲司劾罷○傳旨吏曹有七十歲已過老親人於遠方守令毋得差遣若不得已差遣則辭緣啓聞○刑曹啓副司正李興門與同僚夜飲還家因醉渴欲要飲水到螺匠鄭道家詐稱內擲簡照律詐稱內使在外體察事務欺誑官府扇惑人民者斬命減一等○禮曹判書申商啓曰中朝使臣若數人偕來則大平館俠小不足於設宴禮排樂懸宜廣而新之務令敞豁 上曰此館朴子青所作也 太宗嘗責其不稟而擅自經營規摸隘陝卿言是矣然 上惜民力遂寢其事○執義鄭淵啓曰孝寧大君相訟奴婢之事甚爲無理是必書題逢迎大君之意先倡爭端告訴於官豈不爲昭代之累歟請誠意開諭以回孝寧之心痛懲書題之罪此雖小失恐有累於後世 上曰大君稟性溫仁特未能制之而已何至有累於後來若之所言予已悉矣○己卯 上幸西郊觀稼遂幸孝寧別墅喜雨亭設慰宴 上謂代言等曰大君避病于此今乃愈肆予來慰焉清平平壤兩公主亦來 上贈內廐馬各一匹日暮還宮○庚辰視事輪對○京畿水站判官安尚鎮啓初轉運

奴子定屬時不并妻子定屬故身死則無繼役者請令所在官傳報監
司隨闕充定命下政府諸曹同議僉議依所啓施行前件奴子限前嫁
良妻所生載於水站奴婢案使之繼役從之○辛巳輪對○禮曹啓祀
典所載諸神廟及壇場京中則奉常寺專掌考察但外方各道緣無檢
察之法或祠宇傾頽或壇壝圯毀饌品不秩祭器不備有乖敬神之意
請每年春秋發遣禮官思清全羅慶尚道一年京畿江原咸吉道一年
留後司黃海平安道一年周而復始巡審考察從之○壬午受朝視事
輪對○司憲府啓卒左議政柳廷顯妻李氏不畏邦憲與其母順靜宅
主公然上寺大設佛事至於經宿甚違婦女之行請依律斷罪命勿罪
但罪其隨行者及幹事僧海信李氏完山君元桂之女也○癸未輪對
○上召諫官謂曰予本不信卜者之言然亦難測年前卜者皆曰七八
月有厄至于七月予適發病卜者又云今年亦有厄欲移御衍禧宮以
避之爾等前日上書曰克謹天戒而已何避之有予乃允之謂爾等曰
今姑停之至十二月當移御其後不居正殿而克謹克戒遂於七月又
得微疾卜者之言似若不虛若待十二月冰凍苦寒故欲於來月初吉
移御其宿衛軍士分為六番朝啓各司六曹則分番輪次臺省則下至

持平正言輪次而進則弊可除矣爾其知之○龍潭縣令朴繼先辭
上御便殿引見謂曰守令之職其大要不過勸課農桑輕徭薄賦惠養
黎元而已爾往哉○甲申視事○傳旨吏兵曹受職後謝前行公者告
身雖身歿或犯罪若臺諫署經已到吏兵曹則給之其未署經而身死
犯罪者勿給○禮曹啓今來對馬島倭邊三浦羅時羅三浦羅老吾妙
等三名皆願留居請從自願從之○司憲府啓前判官史周卿有妻娶
妻律應杖八十從之○司憲府啓禮曹令史朴之雅金自耀等凌辱郎
廳罪依癸卯年受教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上以十月初四日將行
講武知司諫高若海啓曰昨聞移御避厄之命以爲卜者之說雖不足
信亦不可謂無是理也今當厄年不宜講武不得已則經一宿甚便
上曰蒐狩非予樂爲但爲講武耳若廢而不行恐蘆成法平康講武場
亦非甚遠也仍謂都鎮撫崔閔德曰講武時軍士擐甲馳射則習於被
堅庶合講武之義但慮有馬困之弊閔德對曰若一試之則可知其便
否○輪對○乙酉輪對○賜被虜漢人高忠等男婦大小共八十六名
口衣服笠鞋苧麻布差司譯院判官金陟解送遼東○丙戌視事輪對
○義禁府啓黃補敬冒稱白彥近族且以賤口詠爲筭負請於彥越等

受職所訟奴婢詐稱與白彥同宗托彥啓達下刑曹律應斬從之○義禁府啓私奴莫金元金仇叱金等容匿火賊佛子律應斬從之○丁亥受朝輪對以李明德爲禮曹參判韓有紋吏曹參議成自諒司諫院右正言○兵曹啓近海之地爲造兵船種養松木禁火禁伐之法已曾受教但私船造作不立禁令故沿海各處松木潛伐造船者有之今後海邊松木令所在官及各浦萬戶千戶嚴禁如有私造船隻者隨即論罪船隻沒官守令萬戶千戶不能考察者亦依律論罪從之○司憲府啓禮曹參判李明德嘗爲兵曹參判前判官金孝知有大馬以其小馬相換價不相准加給小馬又借孝知珊瑚纓子服用孝知死其妻沈氏使人請還明德曰前送馬乃纓子之價不還且司正蘇會受本職七月超授司直前散員趙務一年內累遷至宣略將軍金孟甫由司正二年除副司直李兼善由副司正二年除司直趙務蘇會明德平澤農庄隣居者也金孟甫其妻父南績與明德同開交親者也李兼善明德妻之姪女婿也故明德不計功勞容私濫授本府劾問之日多般詭辭甚爲不直且以兵曹參判役諸色軍匠營造第舍皆犯在赦前雖未能現効暴揚其罪以如此貪污之人使之覲面立朝位列宰樞誠有累於明

時請罷黜不叙以正士風以戒後來趙務等濫授職牒亦皆收取以懲
冒進之徒命如所啓明德勿論○戊子視事輪對○右司諫大夫朴安
臣等上疏曰竊謂昔孟軻論王政使民有恒產有恒心之道必曰徙死
無出鄉然則禁民流亡使有定居固爲治之大防也夫流亡之有害於
治道者不可勝言姑舉其大者其凡有六遊惰之民隨歲轉徙甚者所
造之屋未完所樹之粟未苗一有提撕發動則棄之而之他尚何望樹
畜耕耨以爲長久之計乎遷徙愈煩而恒產愈感其弊一也不軌之徒
若妾婦之殺夫臧獲之殺主強盜之殺人命竊盜之盡人財凡所爲惡
者非不知所犯之不赦也其設心以爲事雖發覺我以逃亡以可免敢
行無忌以致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美其弊二也我國家東有海寇北
有野人軍政誠不可緩且有身有役古今常典也彼憚於軍役者自相
逃避軍額日減其強存立軍者日以逋逃爲心而不謹其職以致軍事
廢弛其弊三也無賴之徒今年轉而之他告糶于官所在守令畏其飢
饑罪將及已或賑或貸一戶所受多至數十石終不還納又逃而之他
告糶于官亦復如前致費國廩其弊四也我國家古稱禮義之邦者以
其良賤有辨而爲士者資其使喚以養廉恥服勤王事故耳今也公私

賤口逋亡日甚非獨良賤混淆名分失正使喚日損而士氣淪喪其弊五也上項不逞之徒不事產業轉徙流離終無所賴作爲盜賊觸禁愈煩刑辟日滋其弊六也惟我國家固已慮此禁逋之令載在六典其曰在逃家長許接戶首各杖一百里正不告者亦杖七十守令不能考察者按律科罪則其爲禁防若無缺焉然而流亡不絕者是雖監司守令考察奉行之不謹亦惟禁逋之令有所未盡之致然也夫以中國適越之秦茫無限隔之地海內之人無所逃匿惟令是從者以其紀綱嚴而民有所畏也况我國家三面據海北有關險所謂四塞之地其禁流亡宜若易然彼逋亡者已爲逆民於法痛懲而不赦者也且非遇利刀錯節不解不用重典大亂不息自今逋亡之令當用重典在逃家長與經旬許接戶首經月不告里正各杖一百其守令不能考察者從重科斷又將上項逋亡者正長不告者家產並給告者充賞其逋亡之人雖不於戶內許接以逋亡之人所止處最近居者爲戶首論其中以親戚婚姻主戶入役之故不得已而移徙者必具辭緣告于所在官司移文而去州郡而所居州郡續籍施行待其回報於其舊籍錄其去處然後給狀出送其或年饑所居州郡不得存留而就食他鄉亦須告於所在官司

給狀出送所止州郡考其行狀許接存留及其聊生良人則或還本處
或仍差役並從其願移文舊居本官錄其彼此來去並依上例賤口則
移文本主所居中外官聽其本主區處若是則無賴之徒雖欲流亡知
其無地自容而流亡自絕矣流亡絕則民有定居而恒產足矣人有恒
心而風俗美矣軍額日張而武備實矣歛散有制而國庫不竭矣良賤
不混使喚不減而士氣立矣盜賊自戢而刑辟簡矣臣等當我仁聖之
朝敢以峻法之事陳之者誠以小人之爲惡一以逋亡爲計甚有害於
治道也經曰政由俗革又曰刑罰世輕世重以若是法救若是弊則庶
乎古者井地居民死徙無出于鄉知恥自養百姓親睦而致治之隆亦
可馴致矣伏望 陛下俯察施行治道幸甚陛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
議啓聞○全羅道處置使朴實捕賊倭船一隻斬首八級使鎮撫趙餘
慶來獻賜餘慶衣二領遣承文院校理李世衡賜實鞍馬衣一襲及宣
醢仍命軍官戰功等第以聞○己丑輪對○司憲掌令安崇善啓曰前
日李明德所犯除舉論趙務金孟甫李蕪善等並收職牒然既收濫受
之職勿論濫用之人於臣心有所未便請併明德罷黜不叙 上曰明
德 太宗重任之人不可以小失而罷黜崇善更啓曰 太宗之重